

救亡戡亂

戰時讀物編譯社發行

陳文杰編



救 亡 戲 劇

版 權
所 有

實 價 每 冊 三 角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再版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三版

編 者 陳 文 杰

出版兼

發行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二十三號

黎 明 書 局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

經 售 處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新 民 圖 書 雜 誌 公 司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前言

戲劇對於促進抗敵救亡的力量之偉大，已是公認的事實。在過去，戲劇在喚起民衆工作上，完成了很大的任務；抗戰以後，各方更體驗到戲劇的重要。但有一個困難問題，便是抗戰劇本的缺乏，以致後方戲劇運動未能普遍的展開。爲補救這個缺陷，故有本集的編印。

這集子裡所收集的幾篇，有幾個特點：一、全以抗敵救亡工作爲題材，大部還是根據抗戰後所發生的事實。二、劇情簡明生動，場面不大，易於上演，尤富於舞台效果。三、大部曾經各劇團上演過，並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現在，前線將士正在浴血抗戰，後方民衆猶待普遍宣傳，編者希望本書中所收集幾齣劇本中的精神，能普遍的深入後方民衆的心坎中，激發起偉大的抗敵的情緒，一齊起來，保衛祖國，求得最後勝利！

編者 一九三八，一，二一。

目錄

前言

- 一 重逢……………丁玲
- 二 黃浦月……………宋之的
- 三 七·二八之夜……………麗尼，荒煤
- 四 羅店血戰……………沈西岑
- 五 火海中的孤軍……………凌鶴

重 逢

地點：一個剛被日本軍隊佔領後的小城

時間：抗戰中

人物：李白芝(女)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張大山(男)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王光仁 同上(以上三人均青年)

齊 新 同上(三十餘歲)

(均着老百姓裝)

山 本 (日本人) 日本軍第七十五團特務部長

馬達明 二十五六歲，特務科中之情報科長，(白芝之愛人，但已一年餘沒有見面)

日本衛兵甲、乙、丙

然而簡之日本特務科密室，爲普通內地旅舍之類，牆壁極陰暗，另一處懸黑布使室

室之空氣特別恐怖。台上左後有一小門，門前斜置一舊板床，右前方一門，通走廊。室中偏右方一點，置一方桌；桌上有一小洋燈。

開幕時

白芝靜睡床上，半分鐘後始起身環顧室中，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又趨至桌前望燭，拍桌，發憤不可忍耐。

白芝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我要離開，我一定要逃走。（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撼撫摸，失望的又走了回來。）

白芝

不，我是走不了的。好，就讓我留在這兒（咬牙）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殺兩個人來抵命吧。我，我可真完結了，我死，多死我一個人，打什麼緊，只是……他們，他們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而且……該會有些警覺吧……（遠處有足聲傳來，白芝轉耳細聽，又趨至右門悄聽，足聲漸近，白回至室中打一圈，連聲自語鬼子來了！我不能忍受，我一看見日本人，我的心就發氣，好像要炸開似的。我可以咬他，我要……來了，來了，鬼子來了！（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着。三衛兵，押張、王、齊、三人上，三人均帶鐐，白芝瞠目視之，無語。衛甲走至白前。）

衛甲

爲什麼還不睡，支那姑娘，這牀並不壞，是不是爲嫌冷靜呢？（做得笑）

（白極力忍受，瞠目注視室內的前方後，又昂頭怒視衛兵。）

衛乙 姑娘生氣了，別說了吧！

衛丙 走吧，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要是聽見，又該倒霉了，走吧！走吧！

衛乙 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

衛甲 等着，不準動！死囚！支那豬！

（三人做不屑狀，出去時累用目回視，台上稍靜後，白芝急躍至三人前，熱淚迸流，用力握住王齊眼望張含淚。）

白 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我以為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只是太壞了，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唉，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快點告訴我一些吧！

張 外面的情形，真是不大好，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搶不講他，光說我們被捕的人也實在不少，羅一龍劉小妹李大個子都……全被捕了！

王 商會那條街，小學校的河灘北裏，都推滿了屍首，血腥臭充滿了一城，真是不能看。也不忍看！

（白芝以手擦目，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

齊

白之你到底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我們已經算是一整天了，啊，你還有運氣沒有……還有許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這個事……爲什麼呢？

（白芝一下就鬆開了手，不安地又走動起來。）

難道你不相信我，你懷疑我麼，齊同志！

王

不，白芝你莫多心他，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我們就不會疑心是你說的，雖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

張

是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我們總以爲你一定也像劉小妹她們一樣。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找不出時間爲這事難過，却是真的，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好像有什麼壓着似的。

白

唉！我是願意死的，我不怕，但他們都不來殺我。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我一定連一聲也不哼。但他們又不來，我可以咬他們幾口，那個山本是來過的，他可真機警，就不讓我近他。那樣子我真恨他，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又快一夜了，我就疑心，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我覺得我的血，就在脈管裏奔湧，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我

的心在腔子裏亂跳，也許一下就會停止也說不定的。（齊坐在桌邊弄洋燭沉思，張王也拖着腳鐐走到桌邊坐下，白芝無奈的，也立攏去，面朝外。）

齊 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時間也沒有好多了，（視門）讓我們商量商量吧，他帶我們來，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的，我們絕不可上當，而他對待白芝呢，就有點不同，……：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

白 不大知道，我說是中學生。

齊 那末，你要堅持着，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關係來。大山光顧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也許等不到太陽再出來，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可是白芝却……：

白 你說什麼？爲了那一樁，你要平白地侮辱我？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你太看輕我了！

（說話時：露出萬分憤激。）

張 （對齊）白芝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對白）！白芝讓我們一塊兒勇敢的死去吧，你是好的模範，我到死也相信你敬重你，你是我的好同志。

（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張手。）

王 (對齊) 你不要這樣說了，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

(對白) 白芝你也不必多心，我們活着，就做工作。我們死，也平常。你看，自從蘆溝橋事件以來，北方與南方死了多多少少，死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只要保住國家不亡。

「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就是因爲到了這時候，才不能不來談一下呢！（注視白芝有笑意）我說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說你現在是靠不住，我的意思是！第一，因爲你漂亮，第二，你也可以被利用，替他們做點事。你們不曉得麼？日本人專喜歡弄這個玩藝，什麼玩藝，就是所謂「桃色間諜」。

白 該死！虧你想到，我不能做。

(氣走到台前後床邊)

王 這是可能的，可能的！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她，她怎末肯呢？

齊 白芝可以做的，我們一定要她作。既然你可以活動，那末，要去找死幹什麼？白芝！我們決定了，不准你死，只要你假投降，你怎麼樣？

(白芝又衝到他面前)

白 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你想你說些什麼？投降，替日本人去做間諜，做偵探，幫

助他們做滅亡中國的事，我能嗎；我是那末沒有良心嗎？你真瘋了！你能說出那樣的話，你這個懦夫，一嚇就嚇到這樣顛頭倒倒！告訴你，白芝可以死一百次，也不會投降的！投降，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漢奸，做賣國賊，做狗去嗎？

（齊拖白芝至身邊，親熱的，憐憫的撫她。）

齊 我統統了解，我懂得你，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替人類做二點事，個人暫時受委曲，受一點罪，有什麼要緊呢？白芝你是好孩子，你聰明堅決，勇敢，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白芝無語躊躇深思狀。）

王 呀！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

（台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

王 我認爲這意見……白芝你可以這樣做。

張 怕她做不了。（聲音軟而猶疑望白芝。）

白 我做不了！（聲音硬而果決）

齊 做不了，做不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是犧牲，現在只問應不應該這樣。白芝拿出勇氣來吧

！咬着牙齒，硬着肩膀，爲了國家的存亡，去担受一切罷，你是中華的好女兒呀，聽，外邊已有聲音，有人來了，白芝，那邊去，坐在床上，不要叫我們，裝着不認識好了。去，快去！

白 我……我做不了。（聲音弱）

（白芝依着齊的命令，至床邊坐下，三人均用憐憫的眼光望她。）
王 白芝，白芝努力呀，祝你成功，再見了！（遙遙舉手致敬）

（室外履聲雜亂）

齊 不要響了，把險轉過去！白芝，沒法活，沒法建立工作，留着最後的一口氣，也是因爲殺敵呀！好，大家不要响！

白 我……我做不了……

（足聲已近，台上稍靜片刻，山本偕二衛兵上，山本擷視台上數人，衛兵將三人抓起推至一邊。）

山本 問這起狗，要活還是要死？要死呢容易，要活也容易。喊他說出幾個機關來，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多少槍，城裏有多少埋伏，……問呀！

衛甲 說呀！說呀！招來，不招，你！

（山本忽視白芝走到白前）

山本 姑娘！有人告訴我，這起人你都認識的，那末，現在我想請教你，這些反日分子是些什麼東西，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日本的。

（半晌，白始勉強答應。）

白芝 我不懂，我不認識什麼是反日分子。

山本 你不懂，哼，好，讓我們以後再說吧？不過他們又告訴我，說你今天現在還沒吃飯呢

！（轉臉向衛兵）來！你們這羣該死的東西，也不替我招待招待。（又轉臉向白）請

原諒，原諒他們，我也得請你原諒，我實在太忙了。（哈欠）

（山本退至桌邊坐下，將腿蹠在其他凳上，從口袋掏出烟來抽。）

山本 不說，哼，打算我不清楚，在我山本的面前，就不必玩什麼花樣。（故意用目示意，

望白芝）你也該打聽打聽，我山本不大不小也有一點名氣的呢？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

坦白，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要答應你們自由，就不會做，要是你們還願意

留在我這裏，那末，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有破獲還額外有賞。

(三人無語，山本走到三人面前)

山本 不說，好的很，哼，你們這起不受抬舉的東西。

(山本沈吟一刻在台上來回走兩趟，注視三人，忽然大聲呼叱。)

山本 死囚！豬！難道你們還想做別的夢嗎？說呀！把這些暗號統統說出來。(從口袋中掏出一捲紙，在三人面前揚着，又揀在自己的眼前。)
什麼「察哈爾」，什麼「熱河」，什麼「甘肅」，……不對，統統不對，這些數目字又是什麼意思呢？——他媽的，……(對衛甲)把這個拿去，交馬科長要他卽速卽翻來！(將紙擲給衛甲，甲拾起出去。)
哼，好的很，你們是有本領的人，是角色，到了我這裏還硬！(齊看見只有一個衛兵了，以目示意，同時張猛向山本撲去。)

齊 捉住他，打死他，同志們，快快來！

張王 打死這隻凶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人亦去打山本)

(三人一齊捉住山本，衛兵乙跑來混戰，白芝起站在旁邊；露驚慌狀……幫帶……)動，想動手又怕，而且怕山本看出她來。山本從腰中掏出日本小刀，欲刺齊，被張大山一拳打去，刀落在一邊，但張大山爲鏢所絆也絆倒了。欲拾刀但衛兵乙一脚踢來

張暈倒了，門開，衛兵甲丙同上，齊奔三人，一陣亂打，三人皆就逮，山本得救，狂亂的叫。）

山本 反叛，該死狗，拖出去，活活的治死他們，快些帶走，（三兵連聲答應是，亂拖三人下，山本怒氣冲天，亦下。白芝無意識的在無人的舞台上，亦追至門邊。）

白 啊呀！齊……你們……

（外邊傳來抽打之聲）

聲 打呀！用力的抽！（白錯亂的又走回來）

白 啊呀！……

（被地下小刀所絆，倒地，注視地下，見刃，驚疑，拾刀，悄聲的：）

白 這是什麼刀？一把小刀，這個從什麼地方來的？真鋒利呀！太好了，這於我真太好了！

（外面傳來更大的抽打和噁聲及喘息聲。）

白 我一定要報仇的，替你們，替……山本，山本看你還能逃脫我白芝的手？（白芝直衝至門口，欲衝出去，但門已被扣緊，白芝回至小門邊，亦不得。於是無主的立在室中。

這時外邊忽然聽到大聲的喊：「描準！」槍拚然三响白芝憤極，促極力支持。）

白 齊同志張……你們……啊嚨，我要幹你們的，我一定要一個人留在這裏，我要設法，我做……我要試一試，我可以的。白芝只要你有勇氣，拿出力量來吧！來担負這艱難的工作吧！你是不會投降的，但現在却不能不投降一次了！

（由外面傳來足音白急藏好小刀，奔至床上躺著。山本抽着烟進來）
山本 哼！到我這裏還兇，這些不怕死的匪徒！

（白坐起稍現山本故做女嬌聲）

白 啊呀！

（山本不答，回頭看看）

白 幾乎把我駭死了！

山本 真的嗎，姑娘？你看，你們這些人，再看看我們大日本還是誰兇誰不講理？本來我還預備讓他們多活兩天，他們自己都不願意等。這些人真蠢，哈……姑娘，你可別糊塗，你年紀青，你漂亮……支那人在我這裏的也就不少，慢慢的就可以醫得了。我們大日本帝國對於那馴順的支那人民是寬容的。姑娘，你是明白人，在我面前還有什麼隱瞞吧，聽說你同這些人有些糾葛是嗎？

白 長官，求你莫冤枉好人，看天父的面上，饒了我吧！我是慕貞女校的學生，天主堂是洋

人辦的。我會祈禱（跪下），主啊，我將聽你的命令，忍受一切。求你賜給我力量，幫助我，我將爲世上一切兇暴和罪惡贖罪。主啊，我永遠是你的，我永遠歸服於你，……

（站起）長官，我……：：：你不知道，當你們還沒有進城的時候，學校裏的人都逃空了，我的家住在鄉下，也不能回去只好找一個親戚，誰知他也走了，可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憐我又一個人走回來，那個曉得你們就進了城。長官，求你饒了我吧，我家裡還有一個媽。啊啊，天父呀，幫助我，讓我害怕，啊呀，我怕呀……：：：長官！

山 （微笑）姑娘，別害怕，我山本是人。好姑娘，你多大了？

白 十九歲。

山 結婚了沒有？

白 不知道，（故作媚態）

山 （笑）不知道！……：：：哈哈。姑娘，你那眼睛真美透了，支那人的眼睛都是這個樣子末？哈哈，姑娘，請你望我一望。

白 我不。（但故意投去一眼。）

山 哈哈……（大聲向外）來一個人！（又向白）姑娘，你真有趣極了。（衛兵甲下）

山 看看馬科長在不在請他來一次。

衛甲 是（下）

山 你的名字我忘了，請你再告訴我，好麼：

白 李白芝。

山 「白芝」啊，多麼漂亮的名字！白芝姑娘，你不要急，大日本是最和愛的，不信，我請一個支那人同你談談，你就會明白的。支那人到這裏是享着同等的待遇的，白芝姑娘，你沒有到過日本吧！日本真好玩啊，那富士山那日比谷上野公園多麼美呀！姑娘要是你穿起大和服來，你就更出落得漂亮，秀麗，東京的舞女也沒有你那種風彩，白芝姑娘，做大日本特務部長的太太，不會有什麼辱沒你的吧！（輕薄的撫弄她）

（白芝極力忍着，門口扣了三下。）

山 進來（馬達明上，白垂目）

馬 敬禮！部長有什麼吩咐？

（白聞聲視馬認出是她一年多未見面的愛人，駭急，苦痛萬分，手起腳跳，但極力掩飾）

着。轉過身去，不欲使馬看見。）

山 那些暗號查出來沒有？

馬 在在。

山 這裏有一個你們支那的姑娘，我想找你來和他談談，必讓她曉得曉得大日本是怎樣的寬大和愛。

馬 是。（看白芝後影一眼）

（山本竟到台前，輕聲與馬耳語，笑。）

馬 是……是……我明白……辦到就是……放心……在我身上。

山 好，我出去就來，姑娘，這位馬科長人很好，又是你們同國的人，你們談談吧，明天我再來看你。假如要什麼東西，叫他們給你辦，你儘管安心吧！

（山本下，馬徘徊室中，時望白芝，白芝欲語又止者數次。）

馬 姑娘，你來到這兒不多時光吧？（搭訕的）

（白芝昂頭欲語，但又走往台後。）

馬 日本人我是清楚的！姑娘，人可以有理想，有希望，可是幻想却總是使人失望的！

(白芝即躑至馬前昂首直立)

白 够了！科長！(馬審視之後認出白芝大驚)

馬 啊！……是你……

白 不敢當，你還認得我？

馬 啊！……白芝……(喜極欲擁她，白跳開)

馬 啊！白芝(仍伸手，但已呈苦痛色。)

白 請你不用再叫我了，我只不過是一個俘虜，够不上同你說話，要割要殺請你下令就是了！

馬 白芝暫且不說這些話了吧！你什麼時候來的？想不到……

白 想不到，我也想不到竟會在這兒碰着你！你是大日本的座上賓，我是階下囚，還有什麼

話說？

馬 (稍等一下)自從你坐獄不久，我就到這兒來了，我也沒有方法打聽你的消息，但我時時都懷念着你！啊！什麼時候你出來的，不是聽說要判五年徒刑的麼？(白芝爲往事所動，不覺嘆了一聲。)

馬 請你相信我，告訴我一點吧！唉！這一年多真把我想死了！我常常想到我們最後的那次

見面，你剛剛被押進囚車，我呢？從紙煙舖出來望着你，你的鎮靜和勇敢，把你的臉顯格外有光彩，但是我不能多看你，我又轉進舖子裏去了，可是那時候我的心……（

白芝用手蒙臉，作愁苦狀。）

馬 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出來的，怎樣出來的？

白 今年三月被釋放出來的。

（馬又走擺去）

馬 都不敢希望能再看見你了，誰知……你，又是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呢？聽說你同這兒的軍隊還有一點關係，是麼？

（白芝本已稍靜，但一聽到問她的關係，於是又跳了起來）

白 你打聽我麼？審問我嗎？我是不怕的，拖出去打靶得了！你盡管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不是一個本地的中學生。是一個反日份子，而且老早就是的，去，去，去，去！

（馬表示爲難，不知舉措，無可奈何的精神。）

馬 啊！原來你是這裏的一個中學生，而我呢！也剛從日本回來，一個留學生，哈……現

在又碰在一塊！真不算不巧了！

白（冷笑）太巧了！

馬 那麼，白芝我們就應該利用這個不容易得的機會呀！我就問你，你怎末來的！

白 難道你作科長的人還不知道麼？總之，是抓來的就得了！

馬 那末這三個人……

白 這三個人……啊……（極難受的樣子。）

馬 是一塊兒的麼？唉……我要早來一步也好點，你認識他們麼？

白 認識，爲什麼不認識？三個中國人，三個有良心的，有骨氣的，死在你們大日本帝國的手裏了！我親眼看見的什麼部長，科長，漢奸走狗，都跑來參加了這個慘殺，天呀！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的，今天就是你們這些走狗的末日了！

（手去摸刀，但馬一下就握住了她的手）

馬 不要亂說，小聲一點，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

白 你怕，我不怕，你這胆小的東西，你這懦夫！

馬 好，我就是懦夫吧！白芝請你……

白 想不到一年多沒有看見你，你就變到這步田地，啊！時間是這樣殘酷，要是過去不認識你，也好點，只是不相好也罷了，偏偏……啊！

馬 白芝感情放深刻點理性一點，請你了解我！

白 了解你，我了解從前的達明是誠實的聰明的努力的，但，現在……

馬 現在是誠實的，而且永遠都是……

白 鬼話！你還想騙人還想騙我……媽的這種無恥的東西，還是應該讓他早點死，我不聽你那些花言巧語，我恨你，比恨一切賣國賊都厲害，我要你死，我不准你活……

（白芝手想摸刀，但門忽開，衛甲上，白又藏刀。）

衛甲 馬科長，時間不早了！天都快亮了，部長吩咐過的，不用多吵擾姑娘，應該休息休息了！

馬 我知道，你去告訴部長，我還有很多話要談一談，那些關於暗號的事。

衛甲 是。（下）（馬走至門前，將門關好）

馬 白芝求你不用這麼生氣了，安靜一點，讓我們商量商量吧！

白 沒有事好同你商量的。

馬 有，擺在眼前的全是要緊的事，我問你，請你本心的答應我。你到底打算怎麼辦呢？

白 我麼？我沒有主意了，沒有你在這裏，我還有主意，你一來，簡直把我氣昏了！

馬 爲什麼呢？你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又是一個有理智的，你不應該這樣！那末，白芝還是讓我們合夥永遠做同志好麼？

白 放屁！

馬 白芝我不會害你的！我永遠都愛你，我一定要幫助你，尤其現在，你知道麼？那山本他對你頗有一點野心呢！本來照事實，日本人對待一個中國的女人是無須來客氣的，不過山本却很看得起你，要我徵求你的意見，自然，他還有一個日本老婆的。

白 請不用講下去。

馬 白芝你以爲我會幫他麼？你可以放心，我一定要救你出來，不過你無論如何得要答應幫我的忙，在我這裏作事，我現在是這裏情報科的科長。

白 哼！好一個情報科長，好一個無恥的科長要我在這裏，替這種大日本帝國的奴才處作事！奴才，你別作夢了！

馬 有個時候！白芝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慢慢的你會明白！

白 看你這個樣子，啊！真氣死我了，我不能讓你再活在這個世界上了，你——

（白急抽刀刺下，馬不備，倒地，白神經緊張，昏亂，呆視馬，馬宛轉地下，仰視白用平靜感激的目光，但稍含怨意）。

馬 好！白芝你殺得好！來；拿去！（馬從胸中拔刀還白）只是白芝你不用後悔！你實在作錯了。

（白芝見刀駭極，不敢接，倒退。）

馬 不用怕，擺來吧！你不是剛作了你要作的事麼？你不是正殺了一個你恨的人麼？但是，白芝你擺來讓我告訴你。

白 達明我做了——

馬 你殺了一個日本的情報科長是對的，但你還殺了一個你的同志。自然這錯誤是怪不得你的，怪時間使我們分離，自從你坐牢後我就被派到這裏來，我們各在各一個世界，再也不會互相知道，可是天讓我們在這裏又碰頭，我滿想把你就出來，你又的確可以幫助我一些工作。我在這裏的幫手並不多，誰想到……（白芝猶疑的走到他面前）

白 難道你是在這裏作偵探的嗎？

救 亡 戲 劇

馬 難道我同你講的話，你就一點也不明白的麼？

白 那叫我那裏去明白，而且你……你講過些什麼……（想像狀）

馬 白芝這實在也不能怪你，環境是這樣，我的暗示只成爲白費了。不過，現在你該快樂些了，就是你的達明並沒有留給你恥辱，他是誠實的，永遠也是。他的心裏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是祖國，一個是白芝……啊！我的白芝啊！我已經受傷了，也許不能同你一塊兒活下去了，你能……我要……你的手……

（白欲俯身，但仍猶疑懼怕）

馬 你還不相信我，你的心真硬啊！快來，解開這衣服吧！裏面口袋裏有地圖，祕密的，有文件，還有報告你拿去保存着莫丟了，很重要的啊。

白 （白解衣得物閱後瘋似的撲到他身邊撫他。）天啊！我做了什麼事了，我怎麼這樣糊塗，我真該死！達明達明你爲什麼不早說，你爲什麼不早說呢？（白撫着傷口，哭了。）

（馬伸身擁抱她）

馬 不要難過，事已至此……

白 唉！我殺了我自己的愛人，我殺一位剛強有爲的男子漢！我毀壞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工作

，只是，我死了又有什麼用？又補償得到什麼呢？

馬 白芝你完全明白了吧！你不再恨我了吧？白芝我要……吻我一下吧！

白 我恨我自己（兩人接吻）

（馬又將白推開）

馬 褲子袋裏，去拿，還有兩把鑰匙是開這小門的啊！我幾乎忘了……

（白掏出匙）

白 達明我更昏了，我也快死了吧！

馬 不，你不能死，重要的事情正等着你在完成呢！快從後門出去，還有道小門，出去後是

小街，沒有哨兵的，轉一個灣，到廣元街三十八號敲四下門，趕快將東西交給一個老太

太，說是符號，記着莫忘了！

白 不能走，我不能丟棄你啊！達明你原諒我嗎？

馬 我原諒你。

白 你不會死麼？

馬 大半不會死。

白 我要你活着。

馬 我一定活着，白芝！傷並不重。（白芝站起後又蹲下）

白 我不能走，我不忍離開你……

馬 不行……白芝拿出勇氣來，你是有的，沒有多的時間了，你走吧！你是中華的好兒女，別了，再見，我親愛的，（門外已傳來足聲，馬示意要她快走，白荒急的站起，將刀在地上拾起，吻刀藏入懷中……）

白 刀呀刀呀……我只靠你殺幾個漢奸……誰知却殺了自己人。

馬 快點！來了，看外邊已經有些亮光了。（白站起離開馬）

白 達明我走了，你好好的保重自己，我祝福你，而且請你相信我，我這一生都將我最可愛的心情供給給你，愛你！

馬 好，好，快走，不，白芝希望能再見。（足聲已停門邊，白芝回顧數次後，始下決心。）

白 好！我走了！

馬 快走！（白芝在緊急扣門聲中，慢慢從小門裏走進去，時時回顧，作依依不捨之狀。）

馬 （向她揚手，又垂下，撫病處。）啊！也好，我去休息了。人總是有今天的，……：祝

你好好的，啊！痛！讓大夥兒踏過我的屍身衝向前進吧！
(頹然倒地下，嘆氣。)

——幕急落——

黃浦月

宋之的

地：浦東三號碼頭。

時：夜九時。

人：禿頭阿三——水鬼，瘦骨嶙峋，四十餘歲。

朱阿七——水鬼，強壯，三十二歲。

沈地恭——前綫視察員。

中國兵——甲、乙、丙、丁……

日本中隊長。

日本兵——甲、乙、丙、丁……

便衣隊——甲、乙、丙、丁……

景：舞台右部爲碼頭，烟霧朦朧中可見停泊江面之日商烟囱及桅桿上懸太陽旗，燈光隱約，靠左部及台前置有麻袋等防禦工事。

開幕：開幕時槍聲隱約可聞，空氣異常嚴肅，碼頭上荒涼無人。

半响：台後隱約傳來不成調的歌句，禿頭阿三身上背着鑿子，板斧及鉗子等上。他一面低低的歌唱，一面就着酒壺喝酒，彷彿絲毫沒有感到戰爭的威脅。越唱越高興，竟然發聲高歌起來了。（便衣隊甲、乙、丙……突然從麻袋後搶出）

便甲：站住！

（禿頭阿三突然吃了一驚，歌聲中途而截）

便乙：別動，你是誰？那一國人？

禿：我呀，請你看看我這一顆頭，一根汗毛都沒有，人家都管叫我禿頭阿三，我自己可常自比翻江鼠，一年三百六十日，總有三百天我是浸在水裏，道道地地的中國貨。

便丙：哦，你是個水鬼呀！

禿：不錯，被你給說着咧。可是我要告訴你，我這個鬼跟他們那些鬼可不同，我這個鬼是一肚子熱心腸，他們那些鬼可一肚子是壞心眼，比閻王還兇，比判官還惡……

便甲：少說廢話，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禿：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甲：我？我們有事。

：我也有事！

便乙：你有什麼事？

秃：你有什麼事？

便丙：（冷不防把秃頭抓住）你是什麼人，漢奸還是探子，快說！

便甲：別管他，快搜搜。

便乙：搜！

秃：別忙，我有通行證。

便甲：在那兒？

秃：這兒，這兒。（指口袋）

便乙：（從口袋裏把通行証取出瞧瞧。看了一遍。）哦！你是。

秃：是的，是的，你看，現在你明白了。（便衣丙把秃頭放開，稍停，遠處有砲聲。）

便乙：真奇怪，砲聲越來越遠，大概是鬼子們真是快肅清了！

甲：不，害怕。

便丙：害怕，哼，你還沒有見過他們對老百姓那股兇勁呢！

便甲：只是對老百姓，對沒有武裝的老百姓，對沒有抵抗能力的難民們，他們的……

秃：這話不假，前天哪，哦，是大前天，我從閩北逃出來，我們一夥一大羣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邊躲槍彈，一邊往租界裏逃，逃着逃着，碰到幾個鬼子兵，看樣子是在前線吃了敗仗，逃下來的，本來已經不成樣子，可是一看見我們，那股勁就大了，用槍刺子這們一擣，跪在面前的就都倒下了。他奶奶個雄，有一個小孩子，嚇得一哭，他們便連小孩子也用槍給打了。那孩子才九歲，九歲呀，孩子的媽仆在孩子的身上，也不哭，也不動，就像跟孩子死了一樣，他奶奶個雄，祇這一事我秃頭也跟鬼子拼定了。

便乙：你什麼時候動手呵？

秃：動手嗎？也就快了！

便乙：你不怕嗎？

秃：怕，怕什麼？怕扁，我秃頭也看透了，日本鬼子打過來的時候，也絕不會因為我是老秃，就不要我的腦袋，到那時候，想活可就難了。趁着還沒被砍了頭，還留着這們一

口氣，我就得盡我的力量，我非把鬼子船通幾個窟窿不可！

便甲：好！老兄，有種！

便丙：連你們老百姓都這樣盡力，我們當軍人的非跟狗娘養的拚死命不可了！

便乙：對了，我們是除了拚命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什麼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狗屁！等到中國人都做了日人的奴隸，還能講什麼親善嗎？

便丙：還能講什麼共存共榮呢？

便甲：哼！

（禿頭東張西望）

便乙：你望什麼？

禿：我望我一個同伴。

便甲：你們一共幾個人？

禿：八個人。有幾個在別的碼頭下水，我跟一個朋友在這三號碼頭。

便丙：就算這三號碼頭離那幾條商船最近。

禿：可不是。可惜出雲艦跑了，要不然我們撞撞它，看它們底怎樣？

便甲：你別小看這六條商船，這上面藏着幾萬包米呢。

便乙：幾十尊炮。

便丙：還有幾千鬼子兵呢。

便甲：並且，告訴你吧，老兄，他們還打算在今天夜裏登陸呢。

禿：登陸，他們就死了吧。我非讓他們全都餓了王八不可！

便丙：怎麼，你想把他們這六條商船全弄沉了嗎！

禿：不全弄沉，還給他們留下一條嗎？

便丙：不，老兄，我們的野心也不能過高，要是沒有全弄沉的力量，就弄沉一條兩條也是好的。我們能够毀掉敵人一條船就是減少敵人一份力量，我們就有一份勝利的把握。我們要穩紮穩打，得一步就進一步，那怕戰事延長到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要緊，要勝利就該是真正的勝利，使得日本鬼子在中國的毒害絕了根，斷了種。

禿：你們不說鬼子要登陸嗎？要真的登了陸……

便甲：我們就把他們完全消滅！

禿：哦！（懷疑的四外張望）

便乙：你以為我們這幾個人力量不够，是嗎？告訴你吧，這前前後後左左右右，沒有一處沒有我們的軍隊，只要他們一上來……

禿：（領悟的）我曉得，我曉得！

便乙：可是你們那位朋友怎麼還不來呢？

禿：我也奇怪啦。

便丙：不會不來了把？

禿：不會，不會。我的這位夥計呀，別看他年紀輕，本領可比我大。這種本領啊，真是翻江搗海，比我強。你就是把他五花六綁，綁個結結實實，扔在水裏，也淹不死他。翻在水裏可以住三天三夜，睜着眼睛可以看十丈遠近。你想，這些船還有活命嗎？

（禿頭焦灼的向兩傍張望，大聲的吹着口哨。）

便乙：（厲害的）別吹哨子！

（禿頭還沒有來得及停止，船上已經搶先的向岸上開了一排槍。）

便甲：禿快臥下，散開！

（禿頭與便衣等均急忙躲藏裝背後，半天，禿頭探出頭來，慢慢的走出，船上又是一

排槍，頭又躲到麻袋後面。

（半天無動靜）

（衆人偷偷溜出）

秃：好險呀！

便丙：老大哥，這一點你可不行咧，在這種地方，千萬不能吹哨子。一吹哨子，鬼子就知道我們是打暗號的。

（稍靜，遠遠的有一個人悄悄的偷上）

便甲：站住，誰？

秃：（急忙招手）嘿，阿七，你怎樣才來呀？

阿七：啊秃！頭老哥，是你呀，可把我給嚇壞了！

秃：你可把我給急壞咧。要是你再等一會兒不來我就罵街咧！

阿七：你就在這個地方等我嗎？

秃：是呀，我等你快兩個鐘頭咧。

阿七：（把秃頭拉在一邊，低低的說）這地方可險透了，方才我來的時候，子彈在頭頂上烏

烏的直飛，一個不留心，就得要了命。並且我方才聽人說，船底下還有電網呢！

便丁：這位就是翻江搗海的英雄嗎？

便乙：不錯，就是他。你看，多高，多壯？

阿七：老大哥，你先別誇獎我，我以為……

秃：你以為事情在幹不在說是不是？就憑你們年輕人這份精神，也不會亡國呀！

便丙：方才我聽這位大哥說，你先生能在水裏住三天三夜，真好本領！

阿七：不敢當，不過我覺得……

秃：你覺得我們現在在幹的時候咧，是不是？好就幹吧。我秃頭沒有別的，年紀大點總要走在你們年輕人前面，要死我先死，留下你們年輕人好多活幾天，讓我先來……

阿七：不！我……

秃：你還要搶先嗎？有種，老大哥讓給你！

便乙：你老兄真不愧是我們中國人。

阿七：不，不是這個意思，鬼子們的船底下有電網呢。

秃：就是有電網我們也要拚他一拚呀。

便丙：對咧我們在前線的弟兄們也全部抱着拚死命的意思，儘管鬼子們的大礮在轟，儘管鬼子們的機關槍在掃射，我們照樣的衝鋒。你死了，還有我，我死了，還有他，他死了，還有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我們非把鬼子趕出中國不可，非踏平鬼子的狗窩不可，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都死光，總也要擾得他們不能安靜！

禿：好，老弟。你說得好，你說得好，等到鬼子趕出了中國的時候，老哥請你喝一鐘，喝一鐘！

阿七：可是人家有電網啊！

禿：有電網你怎麼知道？

阿七：我聽說。

便甲：怕不一定吧。我們在沒有打的時候，也聽說鬼子的大礮麼樣麼樣厲害，飛機麼樣麼樣的兇，其實呢，全是漢奸造謠，全是狗屁。

阿七：這可不一定！

禿：（發急的）阿七，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阿七：怎麼？

阿七：你想……

秃：想什麼……

阿七：你的……

秃：我的什麼？

阿七：你的弟媳婦。

便乙：（不屑的）嚀！

阿七：你的弟媳婦，她……：哦，我簡直不敢想。

秃：怎麼，難道是她不教你幹這件事嗎？

阿七：這件事？不，不，我始終也沒敢告訴她，我怕她知道了難過。方才我出來的時候，她追着我直問，你到那兒去，你到那兒去，我看她害怕的那個樣子，我也害怕起來了！

便丙：真是豈有此理！

阿七：我知道你們要笑話我的，可是我……

秃：你中途變掛了？

阿七：萬一我這一下去死在水裏不來上，你想總會怎麼辦，總會怎麼辦？我們結婚才五個月，況且又有了孕。

禿：那更好了，你就是死了也有後了。

阿七：不，不，我要死了，孩子生下來會管別人叫爹爹的。

禿：（氣憤的）所以你想現在寧肯自己管鬼子叫爸爸了，是不是？

阿七：（激動的）瞎說，我阿七也不昇歹種，我阿七也恨鬼子……

禿：分明是個濃包，還不昇歹種。

便甲：朋友你想想看，我們在前線作戰的軍人，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婆孩子，在前線上慘死的老百姓，又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婆孩子？在東四省，在北平，在天津，那些已經被鬼子宰割的土地上，千百萬的同胞，又那一個沒有家，沒有老婆孩子？難道你的老婆孩子就這樣的值錢嗎？你的老婆難道不可以跟你一道上火線嗎？等到鬼子真打到你的家的時候，你的家還保的住嗎？你的老婆還保的住嗎？

禿：對呀，是呀，我們這八個人裏面難道就有個媳婦嗎？

便乙：朋友，放明白點，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是要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血才會換來的！

秃：跟這種潑包講什麼。我以前白抬舉你了。算瞎眼，我走了，你回家抱媳婦去吧！

（他急忙的跳到水中，阿七始終一語不發，彷彿內心激動得很厲害，這時忽然大呼「等等我」！

便乙：怎麼，你想開了嗎？

便丙：（指江中的船）你們看船在動了！

便甲：鬼子們已經在準備了，我們躲開吧！

（三人欲下）

阿七：等一等，

便乙：哦！

阿七：（沉重的）我也要去了。

便甲等……

阿七：要是我死在水底下，請你們千萬到我家裏去送一個信……就說……我已經……我住在

周家騎十六號……我的媳婦叫……叫阿桂。

便甲：好朋友，放心吧，要是今天這一仗打下來，我們還活着，我們一定把信給你帶到！

阿七：（欲下又止）還有，還有……她叫阿桂，（躍入水中）

（四人稍靜）

便甲：你們看，當中那一隻往這邊靠來了，弟兄們，我們等着幹吧！

便乙：我們一定再捉幾個活的。

（三人下）

（稍停，一日兵隊長攜四日兵（鬼祟的上））

日兵甲：還好，這兒什麼人也沒有。

隊長（向日兵甲）喂，你去看看，前面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甲：（猶豫不前，終向日兵乙）喂，你去看看，前面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乙（更爲恐懼向日兵丙）喂！你去吧，看看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丙：（向前走了兩步，終於莫明其妙的退回來向日兵丁）還是你去吧！我給你巡風！

日兵丁：（嚇得不知所措）我……我……

隊長：（大怒）混蛋，難道還要我去嗎？你們四個都去讓……我一個人給你們巡風！

（四兵無奈的走向前去，一會兒就捏着一把汗跑回來。）

(許多日兵衝過)

長：你看，我們帝國軍人的威風！說上岸，一點阻礙也沒有，你還不覺悟？

日兵甲：打死他算了。(方舉鞭欲打)

日丁：隊長，你看五號船怎麼了？(五號船下沉了起來)

長：怎麼着火火了？

日丙：着火火了。

(船上大亂)

(火燃燒)

阿七：(含笑)嚶！也叫你們看看中國軍隊的威風！

長：(拔出手槍方欲擊)跑過來。

(遠處一聲砲響)

長：(一驚)那兒砲響？(又一聲)

日甲：(惶亂的)又一下。

(又一聲)

劇 戲 亡 殺

日丁：又一下！

（衝鋒號響起）

長：怎麼？糟糕，中國軍隊來了。

（四面八方喊殺聲又起）

（機關槍掃射）

（日本兵狼狽退回）

日甲：糟糕，中計了！

（日兵哭號聲）

日乙：媽呀！

（日兵在機關槍掃射下有死傷）

日兵將軍：下船，下船。

（日兵搶先下船，有落水者）

（隊長及日兵，甲乙丙丁上）

長：（焦急的）船燒了！

日甲：媽呀！

（突然日兵皆大驚癡呆）

（船上燃燒甚烈）

（船上人語「船漏了」，「天啊」

「苦薩保佑啊！」

「媽呀！」

「火，火？」

（船越沉越下）

長：我們怎麼辦呢？

日甲：躲開！躲開！

（又一陣機槍掃射）

日乙：中國兵來了！

（日兵均躲避）「中國軍隊上」

便甲：鬼子都死絕了嗎？

兵甲：搜搜看。

日兵乙：還有三條船沒沉呢！

便乙：讓我來。（他砰的一聲，擊中船桅，太陽旗飄下）

兵甲：我們撕掉他們的太陽旗。（衆人把太陽旗撕碎）

兵乙：我們搜他們鬼子兵！

衆人：「搜，搜，搜！」

便乙：（見阿七）喂，這不是——（呼喚）朋友，朋友！

便甲：（趕緊把他放下）喂，朋友，朋友，你真的要讓我們去給你的愛妻送信嗎？

阿七：（漸漸醒來）

便丙：怎麼樣？

阿七：（突然站起）我們勝了嗎？

便乙：日本兵已經逃跑了。

阿七：好，好！

（這時中國兵，揪隊長及日兵上，隊長等戰戰兢兢的）

(一齊跪下磕頭如搗蒜)

長：中國老爺饒命吧！

衆日兵：饒命吧！

阿七：哈哈，這就是你們帝國軍隊的威風嗎？

兵甲：弟兄們，描準。

(衆兵，一齊向日兵描準，)

(衆日兵磕頭，「饒命吧，」)

兵甲：預備

(衆兵一齊上槍)

(巡視員從人羣中躍出)

巡：弟兄們，不準放。

長：大老爺，饒命吧！

巡：弟兄們，把他們全帶到司令部去！

衆人：是，是！

長：中國老爺，饒命吧！

日甲：我們都受了騙了。

日丁：我們並不要打戰。（牽下）

（兩水鬼從水中出）

禿頭：諸位弟兄，鬼子的船全沉了，船上運有一船大米，大家去搬米呀！

阿七：（激昂的）搬米去呀，搬米去呀！（羣衆擁下。）

（這時台上突出一木板）上書紅字！

1.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反對侵略戰爭！」
3. 「不怕敵，不輕敵，才有真正的勝利！」
4. 「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保衛祖國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5. 「最後關頭，人人都應該抱着犧牲的決心！」
6. 「我們要展開全面戰，持久戰，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
7. 「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七塊木板把台的下部遮滿了。日綽桅桿上，青天白日旗，漸漸飄起，擊衆歌聲揚溢)

——幕 落——

七·二八之夜

麗尼·荒煤

學生周，俞（女），陳，狄，易，傷兵。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深夜三時左右。

北平某大學學生會辦公室。

是深夜的時候，但是，學生會的工作仍然異常緊張。在左側，有寫字檯，上面擱着檯燈和文件；左邊的牆上，掛着華北形勢圖，這是爲了隨時參考所必須的。右側，有一張長的沙發，爲了工作疲倦的人可以隨時休息。靠後壁，有書櫥，裏面擱着參考的書籍和文件，一個圓桌立在室中，上面有油印機，已印好的傳單以及零碎的紙張，隨地散佈。窗開着；門通向後面的宿舍——從門和窗裏，可以隱約地看見宿舍裏殘餘的燈火。

幕啓。學生周和俞傍着圓桌，在印着油印；陳躺在沙發上；狄伏在寫字檯上寫着蠟紙。他們全都有着疲乏的臉色，尤其是陳，他躺在那裏，似乎一動也不動。工作和不眠使

(許多日兵衝過)

長：你看，我們帝國軍人的威風！說上岸，一點阻礙也沒有，你還不覺悟？

日兵甲：打死他算了。(方舉鞭欲打)

日丁：隊長，你看五號船怎麼了？(五號船下沉了起來)

長：怎麼着火火了？

日丙：着火火了。

(船上大亂)

(火燃燒)

阿七：(含笑)噫！也叫你們看看中國軍隊的威風！

長：(拔出手槍方欲擊)跑過來。

(遠處一聲砲響)

長：(一驚)那兒砲響？(又一聲)

日甲：(惶亂的)又一下。

(又一聲)

劇 戲 亡 救

日丁：又一下！

（衝鋒號響起）

長：怎麼？糟糕，中國軍隊來了。

（四面八方喊殺聲又起）

（機關槍掃射）

（日本兵狼狽退回）

日甲：糟糕，中計了！

（日兵哭號聲）

日乙：媽呀！

（日兵在機槍掃射下有死傷）

日兵將軍：下船，下船。

（日兵搶先下船，有落水者）

（隊長及日兵，甲乙丙丁上）

長：（焦急的）船燒了！

日甲：媽呀！

（突然日兵皆大驚癡呆）

（船上燃燒甚烈）

（船上人語「船漏了」，「天啊」

「苦薩保佑啊！」

「媽呀！」

「火，火？」

（船越沉越下）

長：我們怎麼辦呢？

日甲：躲開！躲開！

（又一陣機槍掃射）

日乙：中國兵來了！

（日兵均躲避）「中國軍隊上」

便甲：鬼子都死絕了嗎？

救 亡 戲 劇

兵甲：搜搜看。

日兵乙：還有三條船沒沉呢！

便乙：讓我來。（他砰的一聲，擊中船桅，太陽旗飄下）

兵甲：我們撕掉他們的太陽旗。（衆人把太陽旗撕碎）

兵乙：我們搜他們鬼子兵！

衆人：「搜，搜，搜！」

便乙：（見阿七）喂，這不是——（呼喚）朋友，朋友！

便甲：（趕緊把他放下）喂，朋友，朋友，你真的要讓我們去給你的愛妻送信嗎？

阿七：（漸漸醒來）

便丙：怎麼樣？

阿七：（突然站起）我們勝了嗎？

便乙：日本兵已經逃跑了。

阿七：好，好！

（這時中國兵，揪隊長及日兵上，隊長等戰戰兢兢的）

(一齊跪下磕頭如搗蒜)

長：中國老爺饒命吧！

衆日兵：饒命吧！

阿七：哈哈，這就是你們帝國軍隊的威風嗎？

兵甲：弟兄們，描準。

(衆兵，一齊向日兵描準，)

(衆日兵磕頭，「饒命吧，」)

兵甲：預備

(衆兵一齊上槍)

(巡視員從人羣中躍出)

巡：弟兄們，不準放。

長：大老爺，饒命吧！

巡：弟兄們，把他們全帶到司令部去！

衆人：是，是！

長：中國老爺，饒命吧！

日甲：我們都受了騙了。

日丁：我們並不要打戰。（牽下）

（兩水鬼從水中出）

禿頭：諸位弟兄，鬼子的船全沉了，船上還有一船大米，大家去搬米呀！

阿十：（激昂的）搬米去呀，搬米去呀！（羣衆擁下。）

（這時台上突出一木板）上書紅字！

1.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反對侵略戰爭！」

3. 「不怕敵，不輕敵，才有真正的勝利！」

4. 「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保衛祖國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5. 「最後關頭，人人都應該抱着犧牲的決心！」

6. 「我們要展開全面戰，持久戰，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

7. 「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七塊木板把台的下部遮滿了。日船桅桿上，青天白日旗，漸漸飄起，聲聲歌聲揚揚)

——幕落——

七·二八之夜

麗尼·荒煤

學生周，俞（女），陳，狄，易，傷兵。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深夜三時左右。

北平某大學學生會辦公室。

是深夜的時候，但是，學生會的工作仍然異常緊張。在左側，有寫字檯，上面擱着檯燈和文件；左邊的牆上，掛着華北形勢圖，這是爲了隨時參考所必須的。右側，有一張長的沙發，爲了工作疲倦的人可以隨時休息。靠後壁，有書櫥，裏面擱着參考的書籍和文件，一個圓桌立在室中，上面有油印機，已印好的傳單以及零碎的紙張，隨地散佈。窗開着；門通向後面的宿舍——從門和窗裏，可以隱約地看見宿舍裏殘餘的燈火。

幕啓。學生周和俞傍着圓桌，在印着油印；陳躺在沙發上；狄伏在寫字檯上寫着蠟紙。他們全都有着疲乏的臉色，尤其是陳，他躺在那裏，似乎一動也不動。工作和不眠使

們疲倦，但是，另一種力量却使他們全都異常興奮。

舞台；是沈寂的，祇不時有遠遠的砲聲伴着室內的鈹筆和鋼板的碰擊聲，以及油印筒在蠟紙上的嘶嘶聲。

周（一個修長的青年，有着長而修整的臉面，活潑而愉快的精神，但是，現在，他已經疲倦了，不時現出一種倦怠而沈思的表情來。他無精打彩地推了一下油印筒，不自主地打了一個呵欠）呵——

俞（這是一個約莫二十歲的姑娘，在平日，也許是一個小姐，但是在這時候，却和許多另外的女性一樣，變成勇敢的了，在她底眉裏藏着溫柔，同時也藏着堅決。她隨時想盡她底力量做一點事情——如果不能，至少也希望盡她底力量給那些能作事的一點安慰）怎麼着，老周，就累了嗎？

周（仍然無精打彩地）累？沒有的事，可是，怎麼回事，今兒晚上，真有點兒什麼的……俞是的，這兩天大家也真够累的了，每晚都沒有好睡。可是，要跟前綫的弟兄們比較起來，那也算不了什麼。今兒咱們慰勞傷兵的時候，你沒有聽說嗎？他們弟兄們多少晚上沒有眼覺，還一直衝到了豐台呢。

周 對，不渴睡了！（拍一下自己底頭）決不渴睡了！（振奮）今天是什麼時候！我們英勇的弟兄們，在一天之內，就收復了豐台，廊坊，和通州！（拿起一張印的宣言來）聽，咱們底宣言；「親愛的同胞們，勝利就在我們底眼前！今天，我們收復了豐台，廊坊，和冀東，明天，我們要收復整個的失地——」（向狄），喂，老狄，要是我們果真把東北收回了，你會馬上就回老家去嗎？

狄 （正在寫着鋼板，聽到招呼，把頭抬了起來。這也許並不是一個十分能幹的人，但是，却有着那一分沈着而穩重的氣質，不會輕於下斷定，也不是沒有主見的人；尊重別人的意見，同時，也尊重自己的意見，因此他成了學生會底靈魂。）當然回去的；可是，這會兒，我還沒有那麼遠的希望，也沒有想到那麼遠的事情。

周 沒想到？可是，我們底老陳可興奮得要發狂啦。今兒聽說收復了豐台，就整整狂了一整晚，這會兒該睡着了吧？

陳 誰睡着了？（他從沙發上掙扎了起來——疲乏和興奮，同時表現在他那蒼白色的臉上。這臉色，配着那現着血絲的眼睛，使人一見就知道這是個熱情的，甚至神經質的青年。）你們安住在北平的人，哪兒知道我們東北人是多麼懷念着家鄉！家鄉給蹂躪了，家鄉裏的

人們，不知道是過的怎樣的生活。你可知道，我們底家鄉是多麼美麗的地方！（開始低聲哼着「松花江上，聲音漸高，也漸漸地轉為更悲慟的；」……那年，哪月，纔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俞 那麼悲慟幹什麼？你瞧，像咱們弟兄們這麼英勇地幹，不是過不了幾天就可以打到東北，打回你們底老家去嗎？

陳 是的，過不了幾天。可是，我總像做夢似的，不能相信。一想到我還能回去，回到我那失去了六年的家鄉去，我真會馬上發狂啦！那時候我首先就要回到我那可愛的家鄉——

周 你底家在哪兒？

陳 家？（神遊地）家在白山黑水間，家門口，有那麼青的山，那麼綠的水；山頂上有那麼白的雲和積雪，山脚下有那麼白的羊羣和蒼鬱的樹木……

周 老陳又作詩啦。

陳（繼續神遊地）我可以再見到我底親人，我小時候的朋友，我可以再牽着我妹妹的手，到山坡上，森林裏去玩兒去了。我妹妹多麼可愛！分別了六年，現在該有這麼高，不，該這麼高，不，該跟我這樣高啦，我一見到她，我該把她怎樣地擁抱，……（搖幌着，作着

擁抱的姿勢。)

兪 陳，你安靜一點兒罷，你太興奮了。

陳 不，我不能不興奮。六年了，快整整的六年了！逃亡的人，是受着怎樣痛苦，留在家裏的，是受着怎樣的羞辱：蹂躪，摧殘，剝削，屠殺，不能想，不能……（狂熱）可是，現在可好啦！我們可以回家去啦！什麼苦痛，什麼屈辱，全完啦！我們底日子到啦！

狄 老陳，你該去睡啦，你需要休息。

陳 不，我不能睡，我怎麼能睡？

周 你去睡一睡罷，明兒我們底事情還多着呢。

兪 是的，陳，你還是去睡一睡罷，你瞧你底臉多麼蒼白。

陳 不，我不能睡！這不是我們睡覺的時候！（炮聲忽然震響，隨即低沈下去）聽！這是什麼聲音？這是中華民族解放的信號，這是我們打回東北去的時候，這是我們回老家去的時候了！（向狄）走，老狄，咱們走，咱們倆回老家去。

狄 （堅決地）這是睡覺的時候，走，我們回宿舍去。（強制地拖着陳，向着門邊去。）

團 老狄，你也去睡嗎？

狄 我一會兒就回來的。那兒寫好的臘紙，請你們接着印下去罷。

（狄強迫着張同下；「松花江上」的歌聲，慢慢地向着宿舍那一方面消逝去。）

（舞台一時變成完全的沈寂。在一陣興奮之後，這突臨的沈寂使留着的人感到寂寞。他們把狄所寫的臘紙拿過來，套到油印機上，靜寂的而且緩慢地，繼續他們底工作。）

周 老陳太熱情了。

俞 （因為繃繃的場面，感到了憂鬱）是的，可是，也沒有法子讓他不興奮。我常常想，如果我們底北平也教敵人奪了去，我們也流亡到了別的地方那時，我們也會一樣，記着我們底北平，我們生長在這兒的北平的呢？

周 （搖頭，表示那情形是不堪設想的）是。

俞 那時候我們會怎麼辦呢！

周 （也感到了憂鬱）怎麼辦？

（沉默。沉默使人感覺着空虛和窒息。）

周 （想打破沉默）什麼時候了？

俞 （看看手錶）三點半。快天亮了。（忽然記起）明兒我們慰勞傷兵，什麼時候出發？

周 大清早。

俞 那麼，今晚又不用睡覺啦。

周 可不是。

（沈默。在沈默裏，各人想着各人底事情。）

俞 真的，我明兒一定得住到傷兵醫院去。在這兒我什麼事也不會做。

周 誰說的？我們俞小姐該多麼能幹，又負責，又熱烈。我們學生會還少得了你嗎？

俞 得了吧，你老愛來這麼一套。

（沈默）。

周 （如有所失地）怎麼這麼靜？

俞 （另有所思地）嗯，這麼靜。

周 大家全睡啦。

俞 全睡啦。

（沈默。）

周 怎麼老不聽見砲响呢？

俞 剛纔不還癩着嗎？

周 可是好一會兒不聽見了。

俞 也許是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呀？

周 (沈吟) 嗯，也許。

(沈默。)

俞 (找話頭) 聽說將委員長已經到了保定，是嗎？

周 還說明兒有四十架中央飛機到北方助戰呢。

俞 (驚喜) 真的嗎？(鼓掌) 那可好極了！

(傷兵左手綁着綳帶，從門口輕輕地推門上來。他是在前線負傷回來的，住在這學校宿舍裏的傷兵醫院裏，可是，今晚上，他不能躺在自己底床上，他要再上前綫去——)

俞 (看見傷兵，高興地) 啊，劉同志，你來得真好，告訴你一個好的消息：蔣委員長已經到了保定，明兒還有四十架中央飛機到北方來助戰呢！

傷兵 (從樸素的臉現出不可抑止的驚喜來) 是的嗎？好極了！告訴你們，我們住在這邊宿舍裏的弟兄們，今兒全要再上前綫去！

周 住在我們宿舍裏的傷兵同志們全要再上前綫？

傷兵 是的。

俞 上前綫？劉同志，你底傷不是還沒有好嗎？

傷兵 傷？（抬一抬自己受傷的手）這點傷算什麼？（拍一拍傷處）不算什麼。行！行！我們在前方掛了彩的弟兄們，哪一個肯下來？硬給抬下來了，也是沒法。抬到這兒來，老教呆在後方，真他媽的够受！

周 弟兄們真勇敢。

俞 弟兄們這麼勇敢，真教我們感激得流淚。

傷兵 哪兒的話！我們當軍人的，這回兒能够替國家打鬼子，原是應該。我看你們各位同志，這幾天也真累得够瞧了，好幾晚都沒有睡。

周 我們這真不算什麼。拿筆桿兒的連這麼點兒事也不作，那還對得起你們前線殺敵的弟兄們嗎？老實說，要不是你們弟兄們這麼英勇地保衛國土，我們這會兒還能安心在這兒做事？

傷兵 是的！祇要我們大家一條心，還怕什麼鬼子！蘆溝橋日本鬼子一衝過來的時候，要是

上頭有命令教我們追，怕不早就奪回豐台了，那兒還能等到今天！今兒，咱們弟兄一聽說收復了豐台，全都樂壞啦，管他受傷不受傷，誰也不高興躺在牀上，咱們也非得再上前綫去，再去幹掉他媽的幾個日本鬼子，才不枉是中華民國的軍人。好，再見罷，咱們一天亮就得出發啦。

周 好，再見。我們這兒有多少東北同學，還希望你們把鬼子趕出山海關，和你個一道兒回東北呢。

傷兵 行！咱們一定把鬼子趕出關，收回東北。

俞 再見罷。祝你們勝利！

傷兵 好，再見！把鬼子趕跑了回頭見！

（傷兵正下去，在門口正和匆匆進來的學生易相碰，兩人互相擁抱。傷兵匆下。易匆上。）

俞 （見易，高興地）好啦，我們底交通回來啦！

易 （匆忙地）老狄呢？老狄在哪兒？

俞 有什麼好消息？

周 日本鬼子退到哪儿啦？

易 （急迫地搖手）老狄呢？老狄？

俞 老狄送老陳睡覺去啦。

周 （知道事情嚴重）老狄一會兒就來的。有什麼事？快說呀！

俞 （也着急）說呀！快說！

易 消息不好。平津……平津給漢奸賣了！

（狄上，急迫然而鎮靜地——。

狄 什麼？給漢奸賣了？誰？

易 （憤激地）平津給漢奸賣了，二十九軍長官和戰不決，指揮又不統一，南苑三整團的弟兄們損失了一大半還不肯後退，可是，現在，城內有漢奸的牽制，城外有敵人緊緊地三面包圍，事情已經到了不能挽回的局面。告訴你們，二十九軍已經完全退出北平了！

周 退出北平？

易 是的，現在城內已經沒有一個中國軍隊。

（大家一時變得面面相覷，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發出一聲最微弱的呼吸。大家全都沈

默。

狄（首先打破沈默）消息確實嗎？

易確實的。我們打聽了三家報館，還問過警察，得到的都是同樣的消息。

狄 蘆溝橋怎樣？

易 蘆溝橋還是我們的。

狄 門頭溝通不通？

易 門頭溝通的，祇有那一方廂還沒有日本兵。

狄 這些個消息全確實嗎？

易 確實的。可是——聽說日本兵明早就要進城了。

狄（決斷地）好，我們學生會現在開一個緊急會議，重要的負責人多半都在這裏了。老易

你再去打聽消息，順便到宿舍去通知老陳一聲。

（易匆匆下；狄沉思地來回踱着；周仍然立在圓桌旁邊，也沈思着；俞已經伏在桌旁的椅子上，開始低聲啜泣了。舞台上一時變得可怕地空虛而沈寂起來。

周（看看俞，向狄）你看，我們應該怎麼樣？

我看，我們先該把這裏的文件先收拾收拾；該保存的要儘量設法保存，不必要的，一定要在敵人進城之前設法燬掉。（走向俞）勇敢一點罷，俞，要知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了。（大家各自沈默地執行各人底工作：清理着寫字臺，周清理着書櫥，俞清理圓桌上的印刷品。於是，狄將理出的文件送到圓桌上來。

俞（遲疑地）我們怎麼辦呢？

狄 我們首先要考慮一下，我們應該不應該撤退。

周（忽然回轉身來）我不主張撤退！

俞 爲什麼？

周 我們應該跟敵人拚一拚。

狄 我以爲，那樣的犧牲是不必要的。我們該知道，當敵人進城的時候，首先屠殺的對象是誰？就是我們這般青年學生。當北平已經變成一座死城的時候，我們還能有一條路可以逃得出敵人的掌握嗎？沒有的！可是，如果我們能讓大部分的同學安全地撤退到保定，到我們現在的國防最前線去！我相信，在那裏，是有着許多的工作需要着我們去作的。所以，我以爲我們應該撤退。

周 我們總不能不留一個人在北平。

狄 我知道，我已經決定我自己留在這裏了。

俞 你留在這裏？

狄 是的，我留在這裏。

周 難道，我們就甘心這麼撤退了麼？

狄 周，在這種時候，這已經不是甘心不甘心的問題了，我們應該衡量一下事情的輕重，我們應該重視我們的每一份力量……

（陳急忙衝上，有如瘋狂）

陳 （打斷了狄的話）同學們，想不到東北淪亡的慘劇，現在又在北平重演了，我從東北逃到北平，現在，我能從北平逃到什麼地方去？東北淪亡了，平津失陷了，華北全完了，我們做了第一次的亡國奴，現在又做第二次的亡國奴，以後還有第三次亡國奴……

狄 陳，安靜一點，我們應該鎮靜！

陳 （不願地）不，我不能安靜，我不能像你那末鎮靜。（從地上抓起一張傳單來）「今天，我們收復了豐台，廊坊，和冀東，明天，我們要收復整個的失地」啊，我不能念，我」

能念！（扯碎了傳單）全完了！什麼全完了！（哭）夢！夢！什麼全完了！

狄 不要這麼傷感。陳，不要太脆弱！在這個大時代裏，我們每個人都該把自己訓練得堅強一點。沒有完，不能完！民族革命的戰爭還剛剛開始呢！

陳（頹喪地）剛剛開始，可是，我們已經是第二次的亡國奴了！

狄 不要這麼感情的說話。現在，我們大家計劃怎樣讓大部分的同學安全地撤退。

陳（激昂地）不，我們不需要撤退！我們要和敵人拚命去！我們逃避做什麼？我們活着有什麼用？拚，也是完，不拚，也是完！到這時候，我們還能逃嗎？逃到哪裏去？

狄 我們不是逃，我們是把我們底力量保存到國防最前線去，繼續我們底救亡工作。現在，我們開始計劃我們底撤退。我底意見：第一，門頭溝的路還通的，我們應該緊急通知所有的同學，出西直門，到門頭溝，轉長辛店，集中到保定去；第二，我們應該留一個人在北平，剛纔我已經決定我自己留在這兒了。

周（突兀地）我以爲你不應該留在北平。

狄（驚異）爲什麼？

周 我以爲你應當去保定去。將來，大部分的同學都集在保定，在那邊應當做些什麼，應舉

怎樣做，都得你先去布置。

俞 我也以爲狄同學去保定去是比較合式的。

狄 那麼——可是……

周 我願意我自己留在北平。我生在這兒，長在這兒，我願幫助許多不及撤退的同學們做一點事情。我承認撤退是必要的，但是我願意我自己最後一個撤退。

狄（感激地，熱烈地握住周底手）好朋友，我了解你，那麼你留在北平，我去保定。

俞（忽然變成堅決地）我也留在北平。

狄 你也留北平？

俞 是的；我要留在北平，幫助胡作點事情。

狄（同樣感激地熱烈地握住俞的手）好朋友，我也了解你：

（易匆上。）

易 同學們，報告你們一個消息：二十九軍撤退的時候，還留下了許多槍械和子彈，現在，許多有組織的民衆已經組織了游擊隊，去襲擊那些追趕的二十九軍的日本兵去了！

陳 好！我們也組織游擊隊，跟敵人拚命去！

易 我也參加游擊戰下去！

陳 （對周和俞）你們呢？

俞 我們？

周 我們等同學大部撤退以後，也來參加。

狄 好，那麼，我們大家再見罷……

（大家熱烈地擁抱互相握手，互相說着再見。於是，陳和易先下，狄隨後也下去。周和俞送着大家出去，轉回來，發現舞台上已經完全空虛。兩人如塑像似地分立在圓桌的兩側。（獨語似地）那末，我們是留在北平了？

周 （低聲地）是。我們留下了。

俞 我們留下做什麼來的？

周 我們留下來繼續我們的工作。

俞 當我們撤退了以後，我們也會永遠懷念着我們的北平，正如東北同胞們懷念着他們的家鄉一樣嗎？

周 是。

俞（從地上拾起一張傳單來，看了一眼，又輕輕地放到桌子上去）從今以後，我們是亡國奴了。

周（堅決地）不，我們不能做亡國奴。有一天；我們會收復我們所有的失地。

（沈默空虛籠罩着整個舞台，令人窒息。）

俞 爲什麼這麼靜？

（喊口令的聲音，人們集合的聲音，由低而高的一羣勇軍進行曲」的歌聲，從宿舍那邊隱隱地傳了過來。

周 靜！不，你聽這聲音！

（兩人對視着，靜聽，於是，分開來，默默地繼續他們的工作。

（幕緩緩地落下來。）

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京

後記：這是爲北平學生移動劇團編的一個戲劇的速寫。預備專在都市小劇場裏上演的（那個劇團在鄉村公演的時候多。編的時候，由荒煤供給故事，由我執筆，時間異常倉促，同時，也有演員人數的限制，所以曾經過一番刪削。原稿被荒煤帶到北方去了，這裏的，是從回憶裏記憶出來的。

聽說，北平同學們現在真正已經發動游擊戰爭了，在北平近郊時時給敵人以極大的打擊。我們在這裏敬以最大的熱忱向他們寄與無限的同情和祝禱（匿尼）。

羅店血戰

沈西苓

第一幕

地點：

漁家

人物：

老漁

漁夫——阿熊

漁婦

孫

漁甲——楊二

地痞——老董

漢奸若干人

戰血店

救 亡 戲 劇

開幕。窗外轟的一聲，一陣紅光，一個大砲轟炸起來，漁家也震動着。全室滿布着憂鬱的空氣。

孫 媽！媽……（急急地抱住了媽，哭叫起來。）

媳（即漁婦。呆望着窗。）這樣大的砲，呃，不知丟在那裏，一定又是打死了一家子人了。

（軋軋的飛機聲，拍拍的步槍聲。）

孫 媽，我怕。媽……（見媽不理，急哭。）

媳 不要哭，再哭大炮又要來了。（一個大砲，孩不哭。）你聽，不是又來了嗎！（把燈加亮了一點。）

媳 他到那裏去了呢？外面大砲聲難道他不聽見嗎？就是他自己不怕，難道也不想家裏還有一老一小嗎？真奇怪，自從打仗到現在，他老是躲在家裏，可是今天一出去就不回來了。（担心，驚疑，夾着遠遠的一聲炮聲，更使她恐懼起來，跑到窗口去望。）會不會有什麼亂子發生呢。天呵……

孫 媽……媽……

老漁（從裏間出來。）小熊，小熊，別怕，媳婦兒：小熊在叫你啦，你怎麼不答應他一聲

，你瞧他怕得這個樣子……怎麼，阿熊還沒有回來嗎？到那兒去了呢。

媳（受屈地）大概他一個兒先逃跑了吧？

老 呢，沒有錢，想逃難嗎？逃來逃去還不是一樣的沒飯吃！（一個砲，老頭兒一嚇，把學
烟管丟了，再去拾。）當炮灰。——呢，他出去了多久啦？

媳 今天一早就出去了，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老 奇怪，天天不出去，今天炮火加緊了他倒反出去了。呢，他出去的時候，可告訴你了點
什麼沒有？

媳 他只說去看一下老董。

老 老董是誰？

媳 還不是那個開賭場的地頭蛇老董。

老 什麼，他去看他幹什麼？那個傢伙誰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地痞！

媳 誰知道，昨天晚上，老董還到咱們這兒來叫阿熊出去，站在門口兒外邊鬼祟祟地談了
好半天呢。（又是接連地兩聲砲聲）爸爸，我看今天晚上可真有點兒不對勁啦，砲越打
越緊，越打越近了。（此時窗外時有火光，夾着小鋼炮的拍拍拍的聲音。）

老 呢，我老嘍，反正是一樣，不被砲彈打死也是餓死。你們年輕，等阿熊回來了想個法子，能逃出去當然是最好的了。

(鄰婦入。)

鄰婦 (急衝入) 啊，啊！怎麼辦呢！今晚上我們都活不成囉。啊……熊嫂！剛才那個大炮你聽見呢？六寶叔的一家聽說都給炸完了。

老 啊六……寶叔，就是那個禿頭阿六嗎？

鄰婦 是啊，就是那個六寶叔，我家小狗子剛回來，他說他剛從小河邊轉來，只聽得一聲響，他也站不住了，倒了下來，只見離他十丈路的一所屋子一捧火光，一轟烟，他……他後來跑過去，他看見一個頭，半身子，那正是六寶叔呢。還有，他看見在老遠的樹上，掛着一只腿……啊呀，這怎麼好呢？

媳 那麼六寶叔的兩個孩子，和他的六寶嫂子呢？

鄰婦 大約也都在火堆裏面了。小狗子，嚇得到現在還在發抖呢。——阿熊嫂，我們逃吧！我們……我要……(砲聲，給她嚇得住了聲，偷偷地跑出去。)

老 逃，逃到那裏去？

媳 該死的。也不怕家裏人急死。怎麼還不回來呢！

老 你管着家，讓我去外邊兒看看。

媳 爸爸，讓我去吧，你年紀大，夜裏不要出去了。

老 呃，還是我去看看好。這樣亂的時候，女人一個兒跑出去是不方便的。我去去就來。（老漁出。）

媳 （嘆一口氣）從打仗到今天，快半個月了，魚是不要想捉了，米是早已完了。一天只吃一點饅頭，乾脆一砲打死——倒也爽快。可是他把你炸得半死不活的，那才活受罪呢！
（聽見外面打門。）

媳 誰？

甲 我。

媳 （對小孩。）啊，爸爸回來了。你這時候才回來。（開門。）

媳 噢——

甲 大嫂，今晚上真有點兒利害啦，阿六家中了彈，你知道嗎？呃，阿熊哥準備好了沒有？
媳 噢，楊二哥，我當是誰，阿熊到現在還沒有回家呢。

甲 怎麼，還沒有回家？他比我早出來，怎麼倒反而還沒有回家呢？

媳 真的嗎？楊二哥，你在那裏看到他。是剛才的事情嗎？

甲 不，我們今天大伙兒談了半天，決定晚上在阿熊哥這兒碰頭的，現在已經是七點鐘了，怎麼他還不回來。

媳 不會出什麼事情嗎？

甲 噯，那可奇怪！……哦，不會吧，我想不會吧。

媳 你說呀，有什麼吞吞吐吐的。

甲 沒有什麼人到這裏來過嗎？

媳 沒有。

甲 哦，那大概沒有什麼事情吧。

媳 事情，事情，說了這半天，究竟什麼事情？

甲 大嫂子，實在說給你聽也沒有什麼要緊的，從今天晚上起，我們都可以過太平日子，有吃有穿的了。

媳 什麼，你這話從那裏說出來的？大砲打得那樣緊，家裏米都一點沒有，餓了三四天肚子

，還說過太平日子，大概東洋鬼子的大砲會送你到老家去過太平日子去吧。

甲 嫂子，你不要取笑，不信，你等會兒問阿熊哥便曉得了。上百的錢還要在你家裏分呢。

（外面聽見脚步聲。）啊，什麼人來啦！（想躲。）

窗外警士 我們是保安隊派來的。要警備，今晚上海砲火很緊，敵人的飛機也要來丟

大家不要點燈開窗。

媳 好，我們曉得了。

媳 （向甲）噯，你幹什麼呀，嚇得這個樣子！

甲 呃，不知道爲了什麼。今天經董先生一說，我就怕見這些人了。

媳 董先生那個地頭蛇老董嗎？他說了些什麼？

甲 他說，現在中國兵都給日本人打完了。中國軍隊看見男人就要抓去當砲灰。

媳 啊呀，那嗎，阿熊……會不會出亂子呢？

甲 噯，所以我說不出來……或者也會給他們拉去的。（婦正在慌張間，忽聽得門外脚步聲

甚多，甲又慌張地躲。）

熊 （打門。）開門啦！

媳 誰呀？

熊 我呵，我回來啦。

媳 (開門。) 到這時候才回家，要人家急死啦。

熊 好了，不用急了，我們以後便可以過好日子了。來來來，請裏邊來坐，(漢奸和其他的漁夫進來。)

甲 啊呀，阿熊哥，你往那裏去了，我在這裏等你多久了。

熊 (不答應) 請坐，請坐。(向着一個穿長袍的人說。) 喂，胡老二，大虎，快進來，我們大家聽董先生說話(大家聚在一起，董站起來。)

董 (一種老奸巨滑的樣子。) 弟兄們：今天是我們生死的關頭，我們要活命，還是要尋死，都由我們自己來決定。我們現在要活命，那末我們只要把船搖到石洞口，引東洋皇軍進來，那麼，我們非但可以活命，並且還可以拿一百塊錢，大家愜愜意意去過日子，假如說要死，那不用說，我們當然不必把船搖出去，那麼今晚東洋皇軍一到，我們全村就休想留一個人了。不過，我不能讓他們這樣做，我們苦也受够了。我同他們說了，他們答應了我，可以不殺我們這一伙。並且還答應給我們許多錢，好讓我們快快活活的過後半

世。你們想，我們都是落難的英雄，亂世裏該有個真命天子出來的。他們就要幫助我們打，給我們找一個好皇帝，所以，我們……我們得出頭的日子……現在他們先給我們很多的賞錢。（摸出來給大家看）每個人二十塊大洋，嘿，只要我們把船搖出去。不費一點力，我們今天晚上非但不會死，而且立刻可以發財了。整百的錢都會送到我們的手裏來。來，大家先來拿二十塊錢去討個彩頭。（大家呆着。）

熊 弟兄們，我們聽到了董先生的話了，他說我們不是活就得死，不是發財，便是送命。今天夜裏，就要決定的。（大家還沒有動容，嘈雜的說話聲。）

（砲聲）

董 諸位你們聽到了砲聲沒有，假使你們當中有一個不去，大砲機關槍就會立刻要你們的死命。他們只要兩個炸彈，就會把全村炸成飛灰的。大虎你去不？

虎 我願意去，只要董先生說一句話，我們不送命。

衆 ——（其中的一個。）對了，反正待在這裏是死，我去。

——（另一個。）我也去。

——（又一個。）他媽的，老子要活命，老子去。

董 對了，我曉得大家願意去的，我們只要看到有紅綠光在天上出現，我們就趕快把船搖出去，不要忘記了。現在我們可以來分錢了。

（大家一擁而上，老漁進來）

老 呃，呃，你們鬧什麼亂子呵，你們鬧什麼亂子呵！

熊 爸爸：你瞧，我們有了錢啦！賣一年的魚，也拿不到這麼多，今天一夜就拿到了，並且還有更多的呢。

老 這，這是從那裏拿來的錢？

熊 你不用管，總之？我們不會沒飯吃了，並且，我們一個也不會死了。

老 這，這是從那裏說起？爲什麼你們大家都有錢拿？是做了強盜去搶來的嗎？

董 這傢伙是誰？胡說八道的，什麼強盜不強盜，誰教他進來的？

熊 哦，董先生，他是我爸爸，年紀大，不懂事。請您看我的面子，饒了他吧。

董 嘿，這麼大年紀。這樣不懂事。要不看你兒子的面子，還不把你揍死！（高聲）好！諸位，我們現在大家出去準備出發，時間不早了。從現在起，大家要聽我的吩咐。

衆 好，我們聽你的話！走！

(大家走出去，熊最後的一個，把錢交給了妻子。回過頭來向老漁)。

熊 爸爸，我去了。

老 你到那裏去，爲什麼帶一大堆人到家裏來，那個地痞來幹什麼的？你不許去！

熊 爸爸：不去都得死。他們只要兩個大砲彈，便可以把我們炸成灰。爸爸，董先生是救我們的恩人。他救了我們的命，還給我們錢。爸爸，他的錢不是搶來的，是皇軍要他拿來給我們的。

老 是誰？皇軍是誰？

熊 皇軍，就是放砲的東洋人……

老 怎麼？東……

羣衆之一 阿熊哥，董先生在喊你啦，快點快點！

熊 噢，我來啦，我來啦！爸爸：我去啦。(摸了摸孩子的臉兒匆匆地走出去。)

老 皇軍……東洋人……給我們錢……這是什麼一回事？呃這是什麼一回事？你聽他說了什麼沒有？

媳 我也不十分清楚，只聽得那個姓董的說，今晚上我們不去都得死，幸虧他想了法子救了

我們，叫我們把漁船從小河搖到石洞口去。到了那邊還有幾百塊錢拿呢。

老 不去都得死，救了我們，從小河搖到石洞口去……他說到石洞口去做什麼？

媳 拿幾百塊錢。

老 爲什麼就有錢拿呢？

媳 我不大清楚……噢，說是把東洋人領進來。這樣他們的大砲機關槍便不向我們放了。我們住在這裏不會死了。

老 怎麼？把東洋人領到這裏來？……噢！我明白了，把東洋人領到這裏來，當然他們的大砲機關槍不向我們放了。……但是他們是來做什麼的？他們帶了大砲飛機來做什麼的？他們到了這裏，他們難道不打進裏面去嗎？他們不會打到羅店去嗎？……嘿，這一班狗東西，爲了他們這二十塊錢，領他們從小河進來。好殺羅店的幾千個老百姓，殺了羅店再去殺楊行，劉行，大場，崑山……幾千萬的老百姓，一塊錢賣了幾千條命幾萬條命。（高聲）我們拿一塊錢來賣幾千萬條性命。是我們賣魚的人做的嗎？一塊錢只賣了十條魚，現在東洋人要我們出賣幾千萬條人性命，我們不怕天罰，不怕地滅嗎？……我這條老命不要了，我們去報告我們的中國軍隊去。我要救楊行，劉行，崑山，上海的幾萬萬人

的性命，我老了。我也活不到多久了，我要去，我……

董（突然的進來。）哼，哼，你要去，你這老混蛋！

老 噢，你還在這裏。

董 哦，我曉得你這個老混蛋靠不住，你現在大約不會再去告我了吧。（拿出手槍）

老（切齒。）你這個狗入的流氓，你叫我兒子去做那天誅地滅的事情，你爲了你這條狗命，要羅店楊行幾千萬的老百姓的性命一晚上都死去。你……你（老漁想跑出門去。）

董 媽的你這個老混蛋！（一槍打中了老漁，倒在門邊。）

董 哈哈……你去到陰間去告我吧。（走出。）

媳（嚇得面無人色，呆着。望見董出去，始趕過去，叫喊）爸爸！爸爸！爸爸！

（一個大砲，小孩也哭叫。）

老（漸起身。）不許響，我沒有死，我還活着呢，那個強盜走……沒有……我死倒不要緊，還有數千數萬的同胞的生命在我的手裏，……我要救他們，我要去，我死也要去報告我們的軍隊。……（下場）

——幕下——

第二幕

地點：

一間民房的外面，樹林中。台後有防禦物。

人物：

排長

兵甲

兵乙

兵丙

兵丁

兵戊

老漁

兵士羣

（砲聲加緊。）

兵甲 他媽的，東洋鬼子在發狂啦，蟲呵蟲的，蟲得那麼緊，可是不知道在蟲些什麼？

乙 嚶，要是他們真的會打到我們的陣地，我們早就完啦。

丙 媽的，你又不是漢奸，說這樣沒志氣的話。哼，這幾天我也快發狂了。耳朵裏只聽得蟲呵蟲的，可拿手就拿槍桿子，殺不到一個鬼子。天天待在這裏等，等什麼鳥，東洋鬼子死完了也打不到這裏來的。

甲 對了，想起了那天開拔的時候，咱們弟兄有誰不像個打死了老虎似的起勁，連飯都不吃，背起槍就走，那裏曉得一到這兒，嘿，只是等着聽大砲。

丙 哦，說也奇怪，咱們弟兄中間，並不是個個都識字明理的，可是，往年自個兒打自個兒，總是老不起勁，這次聽說是來打東洋鬼子，好，誰也不甘落後，誰也都想拚死命！媽的，老子要是看到了東洋鬼子，我不殺他一個血流成河把我的腦袋砍下來打賭。

（這時有一個砲彈落在近邊一陣火光。）

乙 嘿，媽媽的，東洋鬼子的砲火真利害。

丁 媽的，你怕是不是？

乙 我怕也不跟你們來了。東洋鬼子的軍火比咱們的強，那也是實在話。

丙 他們的軍火可強不了咱們的心臟。我們一聽說打東洋鬼子，心臟都變了鉄的樣子。聽說東洋鬼子個個都怕死，一遇到衝鋒就想逃。咱們呢！嘿，聽說前天有個咱們的飛行士，被東洋鬼子的高射炮打傷了，從飛機上打降落傘落下來，可是不湊巧落在他們的陣地上，那時正是雙方打得挺起勁的時候，有許多的東洋鬼子都擁上去，想活捉他，好，你想他怎麼着？他立刻拔出手槍來，砰砰的向着擁上來的那些東洋鬼子打過去，立刻在他面前倒下了七八個。最後，——

丁 最後一定是被他們傷了。

丙 咄，他才不像你呢。那真是我們中華民國軍人的大面子，他剩了一粒子彈的時候，他就對準自己的腦袋，拍的一下，嚶，那種精神！我活了一輩子，還沒有看見過。這真是我們中華民國軍人的大大的大面子。

甲 哼，大大的大面子，恐怕輪到你來出醜了。我們在這裏東說西說的，要是有漢奸趕來一個炸彈我們不就完了嗎？上面要我們來放步哨的，我們却在這裏胡說八道。喂，老王，（對戊）你望那邊去看看，老徐，（對丁）你到那一邊去看看。不然，排長來查問起來不是要的。

丙 媽的，這裡的漢奸真多，丟手榴彈，放信號，我真不懂。這些狗東西是不是中國人養的。爲什麼專跟我們作對，聽說前天有兩架救護車到我們這兒來，經過劉行，給一個漢奸看到了，就放了一下子電槍，立刻東洋鬼子的大砲望這邊轟，那幾個小孩子才死得慘呢。

乙 什麼小孩子，是童子軍。

丙 對了，是童子軍！媽的，我真不懂，那些當漢奸的狗東西，是什麼心肝！

乙 聽說這樣一下，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錢的。

甲 哼，那兒有很多的錢。放一次信號，只有五塊錢，那些東洋鬼子多利害，過了三天，他們也怕你把他們的消息洩露出來，就給你拍的一下，結果了你的性命。

丙 說起來，也有點氣，我們在這裏拚死命，我們的老百姓却那麼的不爭氣，反而幫了敵人來害我們。（漸漸地興奮）我們在沙場上，一刀一槍的死了，對得起我們的祖宗，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可是他們爲了五塊錢，多活了三天，便來害我們。我相信，他們的祖宗三代都會在地下哭呢。

老漁 遠遠地，在台後高呼，救命，救命！……

甲 （大家立刻緊張起來了）。哦！你們聽，這是誰在叫？

丙 在那兒叫呵？

老漁（近一點）。救命，救命！……

甲 弟兄們，準備！

老漁（更近）。救命，救命呵！……

甲 弟兄們，那邊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老王老徐你們去看看！

（此時，一陣火光，看見了一個人在後方。）

乙 啊！一個人，一個人，你瞧，你瞧！倒下去了，倒下去了。

老漁 救命……救……

甲 老徐老王你們快去把他救起來，你們快去。

（此時炮火漸密。機關槍聲也漸密了，兩兵夾一老人來。）

老漁 噢請你們……快點報告長官……東洋鬼子快……快要到這裏來了。噢……

氣急，說不清楚）。

甲 喂，你是誰？你說什麼？喂！

老漁 我，我是小河口的漁民。請，請你們趕快去報告長官，日本鬼子，已經快要到這裏來

了。

甲 什麼你說什麼！

老漁 老總，請你快點去告訴長官，日本鬼子就快要到羅店了。

丙 這是什麼話，日本鬼子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前線的弟兄們並沒有敗下來呵！

丁 媽的，不要他是個漢奸，謠言惑眾。我們把他帶去見營長。

老漁 老總，我不是漢奸，日本鬼子正是漢奸們帶得來的，請你們快去報告長官，不然，恐

怕要來不及了。

甲 老鄉，不是我們不信你，現在漢奸實在太多了。我們不能隨便去報告上司，你且說個詳

細。

老 老總，我不是漢奸，我要是漢奸，我不會跑到這裡來了。我在砲火中跑了七八里路，我

身上已經受了傷，我爲了什麼，我無非是爲了要告訴你們這個消息，使你們好有準備。

我無非是想救羅店的幾百家人家的性命。今天晚上不致死在日本鬼子的砲火裏！我，我

甚至顧不了我的兒子，媳婦，我的孫子。……我，我爲的是什麼？

丙 喂，老頭兒，你快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老我……我的兒子，跟了一個地痞，把小河口的漁船都放到石洞口去了。那個地痞拿出二百塊錢來買了他們，要他們把東洋鬼子從小河裏帶到這兒來。現在……我恐怕他們已經快要到這裏了。老總，請你們快點準備，報告長官，不然，這羅店的幾千條性命，和你們都要變成袍灰了。

丁 我不信有這樣的事：不要上了漢奸的當。

丙 這要報告長官，看這個老頭兒，也騙不了我們到那兒去。

乙 要是這個消息是不正確的，那不是我們犯了妄報的罪嗎？

老 不會的，不會的，老總，我是拚了命來的，我離開家的時候，我已經給那個地痞打了一槍了。你們瞧，我的血還在流我是不會活多久的，我……（要倒。乙扶起來）。

甲 快點把他的傷口包扎好，快去報告長官。

（排長帶領三個兄弟上）。

排長 鬧什麼？

甲 報告！方才這個漁夫來報告，說有一大批漢奸領了日本兵，坐了小船從小河裏偷渡到這

兒來了。

排長 是幾時的事情？

老 老總，是我親眼看見的，今晚上他們到石洞口會齊。現在，現在恐怕已經快到這裏，說不定已經上陸，從各小路殺過來了。

（突然，一顆子彈，丁受傷了）。

丁 呀啊！他媽的，鬼子兵果然來啦？

排 怎麼樣？

丁 還好，一點兒皮傷，噢，你們瞧，那面發了信號！

排 弟兄們！散開！準備抵抗！（向身邊的一個兵士說）趙虎你快去報告大隊！日本兵已經偷渡小河到這邊來了。前哨已有接觸，快請派大隊來。

趙 是！（去）

（空中現出紅綠光）

排 弟兄們，敵人的信號已經放了，咱們要仔細，別放過了一個敵人。現在我們拚命報國的時候到了。我們要瞄準敵人，發一槍要準打死一個敵人。

甲 排長：我的手已經在癢了好幾天了。弟兄們，鬼子兵來啦，瞧咱們的！呸！排長，你說

，我們衝上去，還是等他們。媽的，這些冤鬼子。你來！

（遠方拍拍的兩聲，又是兩個信號，接着就有幾處排槍聲。）

排 弟兄們把機關槍準備好，準備開擊。老鄉，謝謝你：你來報告我們這樣重大的消息的。
老 老總，我，我也要跟你們去打，請你給我一桿槍！

排 不，現在是我們出力的時候了，你應該跑到那邊去藏着！（一排槍過來）。弟兄們，敵人已經向這方面射擊了。我們再等一會兒吧，給他們一個冷不防，我們掃他一個暢快。
丙 他媽的，等了這一輩子，才等着了。我要把我這一肚子的怨氣，裝在一顆顆子彈裏，直穿過那些王八蛋的腦壳子，我才出這口氣呢。

排 弟兄們，時間一秒一秒的迫近了！我們準備好！我們人數雖少，我們要拚命，我們要築起一條新的長城來，保衛我們的老百姓！

（沉默）。

排 弟兄們！不要忘記了日間老百姓待我們的好處？我們當兵到現在，從來沒有慰勞過我們的！我們都得以一當百！

排 弟兄們，準備，三百米，目標，射擊！一排槍！

（接着一陣機關槍）？

（敵陣地的慘呼）！

哨兵（上）報告：前方不是敵人！是我們的同胞！有一百多個我們的農民。

排 什麼，不是敵人！我們的同胞？農民？

排 再到前方去打聽！弟兄們！我們不能打我們的老百姓！且等着！準備好！

遠方的呼聲 我們是老百姓，老鄉呀……

排 這是怎麼一回事？（突然高聲）弟兄們，準備好！

另一個哨兵，（上）報告！東洋鬼子的確已經到了，我們左右的田裏都有，敵人過意把老百

姓衝鋒！

排（發狠）弟兄們：我們中了敵人的鬼計了！弟兄們！前面的老百姓是漢奸，是幫助了敵

人來害我們的漢奸：弟兄們，開火，一個也不要饒！殺殺！

（雙方突然入了戰爭狀態）。

排 弟兄們！注意每一個敵人，不要放過他們呀！殺呵！

（敵軍的慘呼聲，鎗聲，這邊有二三個倒下）。

乙 啊呀，他媽的！

丙 怎麼着，傷了嗎？

乙 不，不要緊，弟兄們！殺，殺那些強盜呵！

排 弟兄們！對準着敵人掃，不要給他們衝過來！殺呵，殺呵！

（敵軍的炮火，打中了戰壕，壕倒下一個缺口。倒下兩個。）

排 弟兄們：不要怕，我們一條心！我們的大隊就要到了。我們中間有一個倒了，我來抵命。

哨兵 報告，敵軍的大隊就到了，我們一排人已經倒了三個兄弟了。

排 不要緊，我們的大隊也快就到了。我們現在只有拚命，拚命，弟兄們！我們要知道，我們是保衛國土的先鋒，我們一寸也不能退，我們退了對不起我們的祖宗，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掃，用機關鎗密集的掃，不要放鬆敵人一個。

（轟炸聲，機關鎗聲！火光，突然電號大響。）

排 弟兄們用力！我們的大隊到了。衝鋒號響了。

（一大隊的軍士從左邊衝上「殺呵，殺呵，衝呵！」）

羅 店 血 戰

排 弟兄們，我們衝阿！殺阿！我們要把那些強盜殺個精光阿！

（大隊人從戰壕上衝過去，有的倒了下來，衝，殺！肉搏戰。——在國旗廣場中）

第 三 幕

地點：

同第一幕

人物：

熊妻

阿熊

老董

孫

鄒婦

大虎

老僕

敵軍長

敵軍

我軍

羣衆

開幕：大砲聲，機槍掃射聲，屋子裏除了一支搖搖欲滅的燭光外，沒有別的光，窗外時有閃光，不安而帶驚恐的空氣中，熊妻跪在神前祈禱。

孫 媽媽，媽媽……

熊妻（兀自跪着不動）菩薩，菩薩保佑我們娘兒兩個吧！菩薩保佑我們娘兒兩個吧。

孫（一陣倒屋的聲浪，孫哭叫。）媽……

熊妻（跑過去抱着他）孩子，別哭了。你的爺爺，你的爸爸，都不知道那裏去了。我們……我們現在只有死在這裏了。

（打門聲）

熊妻 誰？（起來開門）

鄰婦 我呀，阿熊嫂！你們家鬧出了好事情。……（他抱着一個孩子）

熊妻 （誤會）事情怎麼樣啦？他們爲什麼還不見回來？

鄰婦 事情弄糟了啦。聽說東洋人發覺了我們這裏有人去報告了軍隊，說我們這裏有奸細，

所以一個也不放他們回來，並且聽說這裏的老頭子也是一個，還給董太爺一槍打死了。

熊妻 （焦急地反問）那麼阿熊他們現在在那裏呢？你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鄰婦 我家的小狗子逃回來告訴我們的，他還說我們的四周圍都是東洋兵，沒有辦法可以逃

出去了。

熊妻 那麼……那麼我們不是都要死在這裏嗎？

鄰婦 我問你，你家的老頭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說是董太爺一手槍……

熊妻 （呆望着她）我……我也不知道。

鄰婦 那麼他人呢？

熊妻 他……他……

鄰婦 我想一定是你們家的老頭兒做出了什麼事情來了，累得我們家家都遭了難。聽小狗子

說，今晚上我們都活不下去了。（急得哭起來）我們的大虎也完了。……

婦甲（和乙丙進來）這……這消息是真的嗎？小狗子的媽媽聽說東洋鬼把這裏的人全都殺了，一個也不許回來……

婦乙 就是因為走了什麼消息，董太爺打死了阿熊的爺爺。

婦丙 你……哭……哭什麼呢。我們全都完了。我的男人一定也是被殺死了。我，叫我怎麼過下去呢？阿熊嫂！你們一家子爲什麼要害這樣多的人呢？你們……。（也哭起來了）

熊妻（急）大嫂子！我也和你們一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哪。不過我相信，我家老爺爺活了六十幾歲，在這一村裏，從沒有得罪過一個人，也從沒有做一件大家不稱心的事，大家都曉得的，今晚上一定有別的緣故。說不定是東洋人變了卦，來騙我們。說不……你們家的小狗子，聽錯了話，或者現在他們已都拿到了錢了。……

鄰婦 不會的，我家的小狗子決不會聽錯話，他親眼看見，你家的阿熊叔，被他們吊着打……

熊妻 什麼？吊着打？

鄰婦 對了，董太爺也被打了。阿熊叔也吊着……

熊婆 在那？在那裏裹吊着打？想不到我們要發財發出金子兒來了。在那裏？在那裏？
去看，我要親眼去看看。（她要出門去，小孩突然的哭叫起來，她再回來從床上抱起了小孩，想衝出去。突然門口衝進兩個敵軍來，用槍把子攔住了她的去路。）

東洋兵 站住！不許走，不許走！

（繼續來了五個兵，諸婦被他們噤住了。）

東兵 走過去，走過去。（諸婦立在一旁，此時隊長進來，後邊有三個兵士拉着一排的漁夫。）
。呢！（一個中隊長喊着，大家行軍禮。）

長 馬拉皮！是誰報告了支那軍，是誰報告了支那軍？他們知道了我們計策，是誰，說。是誰？說，不說。馬拉皮。（用手槍向桌上一打）打死你！（他說話不很流暢。）

東兵 快說！（用槍打着第一個。）

甲（恐怕而帶着哀求）老爺，東洋老爺，我們一個也沒有少，我們都在搖船接老爺們進來，我們一個也沒有少。我們……

東兵 八卡！（打一下嘴巴。）

甲 噢！老爺：我們不曉得，我們只聽得董太爺說，要我們把船搖到石洞口把老爺們請進來

，就有錢給我們，我們就有得好好的過活了。我們……後來，老爺要我們衣服脫下來，我們也就這樣辦了……我們實在不曉得別……的。（拍的腿上又一槍把子。）

甲（倒在一邊）……

虎 老爺，我們實在不曉得。老爺，求求你們放了我們吧，我，我還有兩個小孩子，我還有
一個媽媽……我……錢也不要了，我……。（哭）

（一個兵立刻用鞭子抽他。鄰婦手中的孩子哭了。）

（一個哨兵急上。）

兵甲 報告，支那兵十分頑強，現在他們大隊已經趕到，戰事非常劇烈，現在我們部隊十分吃緊。

隊 再去打聽。

兵甲 是！（旁隨軍帶來的軍用電話鈴響）。

另一兵 隊長，電話。（送上去）。

隊長（接電話）緊張，是，什麼。他們曉得了，什麼？那些支那狗，八卡呀羅！八卡呀羅！（用力放下電話）。把支那營帶來。

兵 是！

隊長 忘八蛋，這些狗東西，居然如此可惡，（見董和阿熊上來，他已打得不成樣子）。你們說：是誰走了消息，是誰告訴了支那人？

董 報告大隊長，實在是沒有人，要有，除非是阿熊的老頭子。

熊 不，不會的，我的爸爸是個好人，他不會做錯一件事，也不會害人一條命的，他決不會要他的兒子受苦的。

董 大隊長，您打他，他一定會說的。

敵長 拖下去打！（兩個兵把阿熊拖出去，打。鞭聲，和喊聲，機關槍聲，砲聲，和外邊的火光照進來的龐大的阿熊被打的影子。熊子叫，哭）。

熊妻 （走到董的面前），大爺，你也有爸爸，有孩子，妻子的，你不該再叫東洋……（有些礙口）你不該再叫他。他不過是聽了你的話，想拿一點兒錢活幾條命吧了。現在錢拿不到，爸爸也吃你槍打了，丈夫也吃你棍打了，我們反正是活不成的了。我只得和你拚，我只得和你拚……（帶哭地要打董，衝過去却被日軍攔住，一推倒在地下。後邊阿熊被打得更利害）。

孫 媽媽……媽媽……（哭）

熊妻 孩子，你別哭！哭是沒有用的，你得記住，害你爺爺爸爸，害我們一家的是小眼睛，八字鬍子的這樣一個險！（指着董）還有高顴骨，生一點小鬍子的！是這樣一個險！（指敵隊長）你得記住，大起來要報仇！要殺他們，不要讓他們一個活着！不要讓他們一個跑進我們的家鄉來。他們有一個活着，我們便永遠翻不過身來！我們要活命，除非和他們死拚。和他們死拚……。

敵長 八卡！（立起身來正要有所動作）。

兵甲 報告隊長！支那軍隊一部突然衝進這個村子裏面來了。請示隊長！

敵長 這怎麼……怎麼一回事？馬拉皮！「七個小」！（畜生的意思）董！要這些漁民去

衝鋒！

董 是！要他們去衝鋒！走！

羣兵 是！走！（羣漁突現驚恐）。

—— 老爺！我們……我們不會打仗，我們……我們不要你們的錢了，我們……

—— 董太爺！我們不會打仗，求求你要他們放了我們吧！

敵兵（舉起槍來，迫打他們）。走！走！

——天呵！怎麼要我們去衝鋒，要我們去衝……

——（女聲）你不要去呵！你不要去呵！他們是強盜，騙我們呵！（哭）

——我們上丁強盜的當啦！我們打這些強盜吧！

兵 走！

——我們打老董！是他騙我們來的！

——對了！一定是他拿了我們的錢去了。

敵長 八卡！（取出手槍來拍拍的幾聲槍聲，全屋子亂起來了。女的哭聲，小孩子的哭叫聲

，男的喊聲，打扑聲，轟的一個炸彈，後面一陣強烈的火光）。

兵甲（上來）報告隊長！支那兵前哨快到這裏！……

敵長（突然地立在桌上）殺！殺！他們不去衝鋒，就在這裏槍斃他們！

（燈熄滅，屋中頓時顯出黑暗，從門窗外的紅光，映出一團的黑影在動，男子的呼號聲

，女人的哭叫聲，蠻暴的叱罵聲，槍聲打聲，男女如羔羊地被拖出了門外。）

——（女聲）天呵！我們爲什麼要受這樣的罪啊！

——（男聲）我們上了他們的當啦，我們現在只有死啦。」

——（男聲）我們，就是漢奸啦！

——（男聲）我們爲什麼會做了漢奸啦？

——（男聲）天啊！我們對不起我們的祖宗啊！我們死得冤枉啊！

——（女聲）啊！啊！我們將怎樣辦啊，

——（女聲）天啊！你們這些殺人的強盜啊！

——（男聲）啊！……（被殺死的慘呼，）

（屋外面突然現出了戰爭狀態：機關槍聲，炮聲，呼殺聲，衝鋒聲，屋倒聲，慘呼聲！中國軍隊從舞台左方衝到右方去，這聲浪蓋倒了先前的聲浪。台上已無一人似的靜默着。煙幕佈滿了舞台。）

孫（槍砲聲中）媽媽！爸爸！……

（音響效果，由極強而到了漸漸的微弱。光線也同樣微弱下去。及到光線重亮時，屋子已不成樣子，牆也倒了。一個小孩，兀自立着哭着。）

孫 媽媽！媽媽！（聞着男女的呻吟聲。）

(此時，中國軍甲丙入。)

甲 嘿！這裏還有一個孩子呢。你叫什麼名字？

孫 (哭着，嚇慌了，) 媽媽！媽媽！

甲 不要怕，我不是東洋鬼子，東洋鬼子給我們打跑了。你的媽媽呢？

孫 媽媽…… (指地下倒在這裏的一個女人) 媽媽……

(一老人與排長進來，此時屋外更明，月光朗照。)

老 (極度感動地) 哦！哦！這……這裡是我的家……，啦這裡是我的家啦。我的小熊呢……

……我的媳婦兒，小熊兒呢？(見到甲旁邊的小孩) 哦！哦……你……你是小熊……

(哭裏帶笑地) 啊！正是我的小熊！小熊(上前去擁抱着他)。小熊……(哭)

孫 爺爺(哭)……

老 小熊你……的爸爸媽媽呢？小熊……

排 他們到那兒去啦？老頭兒：這兒是你的家嗎？

老 是，是……的，老總。(望着小熊)。小熊，你的媽媽呢……小熊。(小熊指着旁側

在地下的女人喊「媽媽……」)。

老（才發覺旁邊倒着的女人），呵！呵！我的媳婦兒……我的……（放了小孫把婦人扶起來，兩個兵士也幫着忙）。

甲 她昏過去了。快去拿水來。（丙去拿水給她噴了幾口）。

老 ！小熊……你叫你的媽媽！你叫——

孫（哭叫）。媽媽！媽媽！

熊妻（醒來）。你們這些強盜！你們要殺我們呵！你們騙了我們，你們……

老 媳婦兒！是我！醒醒，

孫 媽媽！媽媽！

熊妻 爸爸：（哭）！……東洋鬼子把阿熊打死了哪……你死得好苦啊！（門外兵士丁戊

把阿熊放下了帶進來）。

兵士丁 報告排長，弟兄們在外面都搜查過了。這個人是被綁在外面的。我們把他放下來了

。（他們一放手阿熊倒在地上。下半身倚在一只椅子上）。

熊 你們殺死我吧，你們殺死我吧，我的苦已受够囉。我是漢奸。對了，我是漢奸。但是，

我們這許多人都是受騙的呵！老總：我們都是受騙的啊！

排 你說什麼？什麼受騙！

老 （搶跑過來），老總……老總……他……就是我的兒子。

熊 爸爸：你的兒子到現在才知道，不過已經遲了。……我在三個鐘頭以前，還以為可以拿一百塊錢來養活你老人家的，可是我們大伙兒都受了騙了。我們非但拿不到半個錢，東洋人先借了我們的衣服去給他們的軍隊穿了，後來還要我們去衝鋒……爸爸！你的兒子現在是做了漢奸了。漢奸！是應該和其他的人一樣的死在槍口下……但是我……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糊塗，會走上了這一條路……（孩子與熊妻跑過來）。

孫 爸爸！

熊 兒子……你得記着剛才你媽媽的話，你爸爸雖然綁着給他們打，你也聽到的，你大起來要報仇！要認清我們的仇人的臉！……啊唷……（作劇痛狀）。……我……我是個漢奸……我不應該站在青天白日的下面……（倒下）。

老 阿熊……阿熊。

孫 爸爸：爸爸！……（哭，熊妻也哭）。

丙 （走到排長前面），排長，他已經沒有救了。

排 是！他是個漢奸，他應該死。但是我真不懂得，這次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聖神的民族抗爭。我們每一個軍人都知道捨身報國，我們每一個軍人都願意死在敵人的砲火下，可是，我們的老百姓，同樣是保衛民族的戰士，他們非但不能來幫助我們，反而幫助了敵人來害我們，來和我們作對。——我們當傷心！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老百姓將如何才對得起我們？我們死，我們死了也不會瞑目的……

甲 排長！此地的鎮長，以及公務員在四天前早已都逃光了。外面捉了許多漢奸。

排 是的，我們軍人是已經盡了天職了。我們這次的抗戰，成千成萬的死在沙場上，一天數萬的死在砲火下，我們多願意。我們都興奮地死去……

老 老總，請你救救這村裏沒有死的漁夫，他們雖則和我兒子一樣做了漢奸，但是他們都是無智的漁夫。他們……可憐的是沒有一個人來告訴他們，要他們怎麼樣來好好地做好百姓。

排 （突然地）老頭兒，你說得對！我記得我們北伐的時候，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幫着我搥戰壕，替我們作工事，並且還幫着我們作戰，可是這次却不同了。我們所遇到的是漢奸，是幫助敵人的漢奸。而且這些漢奸都是無智無識的農民，漁夫，他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

老百姓，同時他們也可以做一個忠實的漢奸。

老
老總！

排 對了。這真是證明了在我們這次神聖的民族抗戰中，缺少了民衆的組織！沒有很好地發動了民衆運動！這些無智的朋友，我們是應該原諒他們，但是我們不會原諒那些右智識的同胞的。他們爲什麼不担負起他們的抗戰的責任呢！他們爲什麼不迅速地來發動民衆運動呢！尤其是那些逃跑了的負責地方的先生們。（槍砲聲又大作。哨兵突上。）

哨兵 報告，敵人已開始反攻。上面有命令，卽速抗戰！

排 是，弟兄們！快跟我來！去和敵人拚命，衝破敵人的反攻！

（進軍號。）——幕完——

火海中的孤軍 一幕劇

凌 鶴

人：

團附謝管元 三十二歲

營長楊瑞符 三十三歲

義勇隊某 二十八歲

女童軍某 十九歲

男童軍某 十七歲

女工某 二十二歲

英國紳士 三十二歲

老頭子 五十八歲

老婦人 六十五歲

兵甲乙丙丁戊己

年齡不等以甲爲較大

地：

上海閘北四行倉庫

景：

一座市街戰用的沙袋堆

時：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到黎明

幕啓遠處砲火光熊熊，黑烟迷漫，哨兵一人在屋頂上唱歌，那歌聲嘹朗而悲憤：

瀾天的大火在燃燒，

砲在吼，飛機在天空飛繞；

我們掩護大隊退走，

八百人願戰死在今朝！

我們雖有歸路一條，

我們要死守這座城堡；

洒出最後一滴血抵抗敵人，
爭取我們勝利的明朝！

——柳倩作

甲 (在堆砌沙袋) 那屋頂上的哨兵真討厭，老唱那個歌，唱得人家心里怪難受的！
乙 不，你說難受嗎？我倒覺得他把心里的忿怒全唱出來了。

丙 別多說啦，還不快把工事弄好？

丁 他媽的，前面房子給日本鬼子燒了一整天。

戊 一整天？也許兩天也燒不完哩！他媽的敵人一百多架飛機一天拆下兩千多個燒夷彈，他們要把我們閩北整個都燒掉！

己 燒罷！燒燬了我們舊的，我們再來建設新的。

乙 你這什麼話？難道我們建造起許多房子是預備給敵人來燒掉的嗎？

己 我沒有這樣說，現在是打仗，現在是要把敵人打出去，難道我們還能愛惜我們的屋子就向敵人屈服嗎？

丙 你這話對，我們決不屈服，上海打仗的第一天，我們這一團五百多個弟兄先就開到這兒

來，到現在為止，守了七十八天了，沒有讓一個敵人走近我們的陣地，現在我們受了命令在這兒死守掩護右翼的撤退，我們要在這關北打最後的一仗，難道這不是很光榮的嗎？

乙 唔，我們掩護了右翼撤退，可是敵人的火燒斷了我們的出路，後面是蘇州河，又沒有援兵，敵人不用打，只用火燒也會把我們這一團人燒死，何況他們還擊了工事在我們前面不到三百公尺呢！想想我們還有生路嗎？

戊 是的，我們也許沒有生路，但是我們長官的命令是叫我們死守在這兒的，就是全軍覆沒，也得守在這兒！諸位弟兄，不要忘了這里是我們在關北最後的陣地啦，我們要把最後一滴血洒在這個土地上！諸位難道我們還怕犧牲嗎？

丙 對，我們還怕犧牲嗎？姚子青全營死守寶山城，羅方珪全團死守南口，這都表現了我們不做亡國奴的中國軍隊是不怕死的，表示我們是用自己的性命來換得最後的勝利的！

丁 你這話真對，別說我們不怕死，老實話，敵人想打跨我們這八百人也不容易，何況我們這四行倉庫的房子是水泥鋼骨的，火就燒不着；要說用炸彈或者是大砲轟，免不了要打

到我們後面租界上去，他們敢嗎？

己 想到這許多幹嗎？只跟他媽的鬼子們幹！

（營長上，兵甲第一個看見）

甲 營長！你看那火燒得多利害哦！

營 怎麼？你怕嗎？

甲 不，我……我……我不怕，我……

營 好！我們的弟兄是不怕死的！（少停）喂，團附命令：你們都願意做決死隊嗎？

衆 願意！

營 你們都不怕死嗎？

衆 不怕死！

營 好！弟兄們這才不愧是中國的軍人（對了）都到團附那兒去拿決死隊的符號來，大家都

挂在身上（兵丁下）

衆 好！我們全團人都是決死隊！

丁 （又上來，後面跟着一個租界上的中國義勇隊隊員）這一位中國義勇隊，是橋那邊過來

，說是要見團附。

營 那末你去報告團附，請他快來吧。

丁 是。(下)

營 (向義) 怎麼樣？有什麼話，可以跟我說嗎？

義 沒有什麼不可以說的，我是橋那邊的萬國商團的團員。

營 啊，我們隔一條蘇州河，大家都守了兩個多月啦。

義 是的，營長，這邊打算怎麼辦呢？不撤退嗎？

營 什麼？撤退？

丙 誰讓我們撤退？

義 那麼前面已經給日本兵佔了，火又愈燒愈近，不是要……

營 唔，也許你擔心我們會給火燒死是嗎？

義 是的，我們商團的弟兄非常難過，都非常擔心，是不是萬一沒有辦法，就退到河那邊租界上去呢？

甲 英國兵肯讓我們過去嗎？

義 這一點我們已經……

團 (急上) 誰要見我？

營 報告團附，這一位是萬國商團的中國義勇隊隊員，他說要我們退到租界上，因為前面的

火太大了。

團 什麼？

義 我們很擔心前面的火再燒過來，又沒有援軍，除非退到租界上去，所以我們和英國的隊長說了好幾次，他先是不肯，說是你們中國兵可以退到租界上來，我們怎麼能阻止日本兵不過橋呢？後來我們又再三懇求因為我們眼看着我們幾百個弟兄就要燒死了，到底他總算答應了還是過去吧！

丁 什麼？條件也沒有嗎？

營 不更吵！

義 條件是有的，那就是要我們解除武裝。

乙 什麼，解除武裝？

義 是的，要解除武裝，不然，對日本兵沒有話說。

衆 不行，誰說要解除武裝？

丙 你說這話還算是中國人嗎？

團 不要吵！（少停，對義勇隊的人）謝謝你們的好意，同志！

義 要英國兵答應我們弟兄退過去，可不容易呢！他們外國人對你們是非常同情的。

團 是的，需你替我們謝謝英國兵的好意，可是我們是奉了命令守在這兒，沒有命令我們是不能離開這個地方的。

義 那麼前面已經給火割斷了，敵人少不了還要更野蠻的用炸彈砲火一齊下手，假如不過橋，簡直沒有出路呀！

團 這點我們也很知道，同志，我們軍人只知道服從命令，我們頭腦里面沒有什麼怕火燒的，可也沒有什麼怕轟炸的，再說，你教我們退到租界上去，可是當八一三的夜晚，開到這兒來，我們就奉命令不准踏進租界一步，我們中國軍隊不像日本兵靠着租界作護身符，同志，你明白嗎？

義 是的，這是我們軍隊最了不起的地方，許多外國兵都這們稱贊我們！

團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說英國兵要我們解除武裝，才能進去，可是武裝是我們的生命，武裝是國家交給我們殺敵衛國的，我們怎麼能隨便的給別人解除呢？只有日本兵才常常

解除武裝逃到蘇州河南面去，我們中國軍隊決不做這樣的事。

義 那不是白白地犧牲了嗎？

營 不，這犧牲是極偉大極光榮的，你不用再說了，告訴你，我們願意給火燒死，我們也不願解除武裝！

團 請你轉告英國當局，我們謝謝他們的好意！也告他們，中國軍人只知道盡天職，決不受任何侮辱。

營 請你回去罷，真對不起，勞你駕想來救我們，我們都給你一個不滿意的答覆，真對不起！

義 （非常感動地）不，你們的話，簡直要使我哭出來。在你們面前，只有慚愧，我還能說些什麼呢？好！我走了。

甲 （見火更烈）嗚呀，火越燒越大了，這最前面的房子也燒起來了，怎麼辦呢？

團 怎麼，你們到了這時候還不怕死麼？

衆 不，我們不怕，我們死也要死在這兒。

團 你們願意解除武裝，逃到河那邊和界上去嗎？

衆 不，我們不逃，武裝是我們的。

團 (對義勇隊的人) 同志，請聽聽我們弟兄們的聲音罷，你想他們是會受侮辱的嗎？得了，你請回去罷，不過請你給我們帶一個信給上海的同胞們，沒有命令，我們這八百個弟兄決不退後一步，請他們放心，中國軍隊是不讓中國丟臉的，不過我們要求他們接濟糖和鹽，每種一樣五百磅，光餅五萬個，有了這些，我們至少能和敵人拚七天，我們死也無怨！

衆 對，我們要跟日本鬼子拚死到底！

義 (偷偷的拭去眼淚) 好，弟兄們，中國有了這樣的軍隊，中國是決不會亡的，中國的民衆也決不會辜負你們的，(頭也不回的急下) 再見罷！弟兄們！

衆 再見！

團 (兵丁拿了一疊寫有決死隊的白布給團附) (接過來看了一下) 弟兄們！我們這一團是決心死在這兒的，這兒有布條了，大家把它扣在胸前，好嗎？

衆 好！我們都是決死隊！

團 (對兵丁) 你分給大家。(對營長) 我們進去檢查一下我們的子彈還能支持多久。(同下)

（每個兵都把決死隊三字扣在胸前，每個人部精神百倍）

團（又借營長上）還有一樁事，告訴你們要寫的趕快寫最後的一封信回去罷，弟兄們，這就算是對你們老婆子女的遺囑吧！

（士兵們聽了面面相對無言，有的哭了起來）

營 不要哭！弟兄們，我們寫遺囑給家里是表示我們有死的決心！有了這死的決心，才能更勇敢的跟鬼子們打。我們勇敢的打，才有勇敢的敗，有了勇敢的敗，才有勇敢的勝利！弟兄們，流眼淚能表示我們的勇敢嗎？

衆 對！我們不哭！

營 那末你們寫罷，寫好了，明天天亮了，我們一道寄出去。（團附下）

丙 寫什麼鳥信，我可不寫。

甲 我可要寫，可是我不會寫。（在袋里搜出紙來。）可是沒有筆。

丁 我這兒有。（掏出鉛筆來把他。）

丙 寫我老婆的名字罷，我的老婆叫賽花，……在此地打仗，打了兩個多月，……大場退下來了，你就說我們這一團死守蘇州河，……一定死的。……教她不要傷心，好好的帶大

那個孩子。……

乙 你還有兒子嗎？

甲 可不是，你沒有看見過，我那個兒子真好哩，一歲不到就會走路，咳，要不是那年火災鄉下活不下去，我真不會拋妻別子來當兵哩！（拭眼淚）好，你再寫，告訴我老婆，那個孩子是有出息的，就是討飯也要帶大他。……我死了、不要來收屍，反正這地方是中國的，……不過等孩子大了，帶他來這兒看看，讓他知道他的爸爸是在這兒給日本鬼子打死的，（傷心的低下頭去。）……另外沒有可說的。

（大家都垂首沉默，深深的嘆氣）

丙 誰給我一張紙，我也要寫。

乙 （給他一張紙）你不是說你不寫嗎？

丙 我不是寫家信，我要給老百姓們寫幾個字。

乙 那請等一等，我把筆給你。

丙 我只寫四個字，（血淋淋的拿起來給大眾看）看，還我河國！

己 瞧，天快亮了！

丁 是的，天快亮了，敵人的火又燒了一整夜了。弟兄們我們要特別警戒，敵人常在這時候向我們進攻的。（營長突上，他腳前也掛着決死隊的字樣）

營 是的，特別小心，不准一個敵人跑近我們的陣地。可是你們得瞄準敵人放槍，不要糟塌一粒子彈，我們的子彈不多了！

衆 啊！子彈不多了！

營 我們的子彈不多，可是一粒子彈要抵擋敵人的十粒子彈。

（遠處突然有口令的聲音）

聲 口令！

聲 （這個聲音是外國人的）我沒有口令，我是送東西來慰勞你們的。

聲 站住？

聲 我要見你們長官！

（營長立刻過去）

乙 聽，老百姓給我們送吃的東西來啦。

己 （在盼望）不是老百姓，是一個外國人。

（營長借一外國人上，外國人拿了許多罐頭食品）

外 敬祝將軍，昨天晚上，我從萬國商團知道了你們困守在這兒的消息，又不肯退到租界上去，你們的崇高的精神使我們許多在上海的英國人感動得流出眼淚來，將軍，諸位勇士們！在這種地方，我們外國人看見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從你們的犧牲精神中，我們確信中國是不會給日本帝國主義征服的，這是一定的，新中國一定很快的從諸位新英雄的血液里成長起來，將軍，諸位勇士！我們很慚愧不能對你們有更大的幫助，這是我們一點粗陋的禮物，送給諸位，並祝諸位的康健！（將禮物送交營長）

營 立正，敬禮！（全體士兵和外國人敬禮，外人很恭敬的答禮）我代表這裏的全體弟兄向先生謝謝，我們十二萬分的感謝你們英國在滬僑胞偉大的同情，請先生轉告許多外國的朋友們，我們決不會辜負你們的同情的，因為我們決心用死（指胸前的決死字樣）來保衛我們的國土，稍息！

外 （熱烈地和營長擁抱，又熱烈的握手）將軍，我雖然並不認識你，但是我聽得出你的心在爲了祖國而跳躍，你的血在爲了建立新的中國而沸騰起來，你是很忙的，我不敢在這裏多打擾你們。諸位勇士！我們再見罷！

衆 再見！（外人下）

營 留一部份罐頭在這裏（命令兵甲）其餘的都搬到里面去。

甲 是，（拿出信來交給營長）這是我的信，……

營 你去找個信封，好回頭一道寄出去。

丙 我這裏還有幾個字，（兵甲搬食品下）

營 （接過來看了）什麼這是血寫的？（兵丙拿手指把他看）哦！好弟兄，（指着他的肩膀）你有這樣的決心，……這教我還能說什麼呢？（再看血字）我要全中國的同胞都看到你這血淋淋的四個字，這個遺囑是每一個沒有死的中國人的，「還我河山」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火越燒越近了，連沙袋前面也都是黑烟），我們五百人就全死了，可是中國兵是死不完的，中國的民衆更是死不完的！

團 （聲）你們這個時候跑來，真是太危險了！

老 （聲）我們不怕危險，你們全團人這樣跟鬼子拚死，我們送點東西來，還怕危險麼？

（說着，搬上來了一羣人，在老人之後，有男女童子軍各一，老婦一，女工一，團附在前面引着，他們捧着許多東西，老人背着鋤頭。）

團 你們的盛意真叫我感激。

營 敬禮！(男女童軍及女士都回禮，只有老頭老婦一時慌亂，手足無措)禮畢。

己 你們也給我們送東西來了？

婦 是的，送來了，送來了許多，一大汽車停在那裏，糖，鹽，燒餅，都有。

男 昨天晚上全上海人都知道你們要些什麼，他們很快的，就把東西收進籠來，教我們代表

送來的。

營 真是太感謝你們了！

工 我們汽車在路上經過，許多老百姓又攔住汽車要我們帶許多東西來。

老 我是後面燒餅店里的，我們同行要我帶許多燒餅來，燒餅本來是不大好吃的東西，可是

爲表示我們對各位的敬意，並且太餓的時候也可以充飢的，所以就送來了。

團 哦，老人家，你還說這樣的客氣話，你們肯送給我們大餅，那真是再好沒有的了！

老 是的，這就是俗語說的「禮輕人意重」，先生……

營 弟兄們，聽見了這位老人家的話麼？我們只有死才能報答老百姓們的好意啦！

老 我還帶了鋤頭來，先生，用得着我老頭子來幫忙挖戰壕麼？

工 我的力氣很大，我也可以在這兒做許多事的。

男 （對女童）你看，他們都是決死隊。

婦 （對團附）先生，怎麼你身上沒有三個紅字呢？

團 （看看身上）就在這兒，不過沒有釘起來。

婦 我帶了針來，我來替你縫上去好麼？

團 這真再好沒有了。

（老婦像替兒子補衣裳一樣，替他縫起來）

工 老總們，誰破了衣裳麼？我也帶有針線。

女 我也來給你們補。

丙 我們的衣裳破了不用縫，不過請你們替我把這「決死隊」三字縫得牢一點，不讓袖掉下來。

（女工女童替他們縫上）

團 老人家，你這樣給我縫，簡直使我覺得我是站在我的母親面前啦！

婦 你說這樣的話，這簡直要雷打死我啦！

團 老人家，你知道，我已有五年沒看見媽媽了，從今之後我再也不能看見她老人家啦，（老婦也哭起來了）

（前面有槍聲發現）

營 聽敵人向我們射擊了，跪下，瞄準敵人放！

（士兵射擊）

團 開火了，你們快走！

男 走！

團 走，這里太危險！

工 我們不怕！

衆 我們不怕！

團 不，你們要走，這兒是火線，這兒是我們軍人拚命的地方，在這里你們婦人老人家是沒有什麼可做的。

老 怎麼，我不是可以給你們挖戰壕嗎？

團 不，你太老了，老人家，你這麼年紀，還要在戰場上拚，那使我們太說不過去了，還有

你們女人也是一樣。和敵人拚死到底，是我們軍人的天職，你們看火燒得這麼近，燒得這樣近，還不快走！

工 不，我不走，我們不走，閩北是我們大家的，我們大家守住我們的閩北。

衆 我們要和這兒的弟兄們同生同死！

團 不，不，親愛的同胞們，我並不是教你們做貪生怕死的奴才，我也不是說，民衆不應該

救國，可是你們老人和女人怎麼能打仗呢，老實說反而妨礙了我們不好打仗哩！

婦 這話也對，我們還是走吧！

團 是的，不，請你們告訴上海的壯丁們，假如他們願意的話，都可以到這兒來！

男 那末，我是壯丁，我不走！

團 你，你不是很年輕嗎？

男 不，我不年輕，我已經十八歲了！

女 我也不走，我們童子軍都不走！

工 我雖是女人，可是我的氣力並不比男人小。

老 也好，還是我們上年紀的走吧！別妨礙了他們打仗，留下他們年輕的在這兒吧！

團 我，這教我怎麼說才好呢，好，年輕的都留在這兒，你們兩位老人家先走吧

（二老人將走，團附瘋狂的抱住了老婦）

團 你就當作我的媽媽呢！（慢慢地）可是我看不見你啦！老人家。（急回轉身來，推婦下

）

（同時兵甲拿了一包信出）

營 等一等，老人家，（從兵甲手裏接過一包信）這裡是一包信，都是這兒的弟兄們寫的，

寄到家裏去的遺囑，請你們帶去，送到郵局里去！

老婦（接過信包回聲。）再見吧！年輕的弟兄們，

中國全靠你們搶救啊，開北地方也就靠你們奪回呀！（下）

營（對民衆）你們都到裏面去拿槍出來打吧！

（男童軍女工下）

女（對團附）我帶了一面國旗來，我們把它掛起來吧！

團 掛起來，讓我們的國旗在太陽的光輝下升起來吧！吹升旗號！（號聲）敬禮（女把旗升

起來，接着男童軍與女工持旗禮畢！弟兄們，你看，我們的國旗是不離開開北的！開北

是我們的，吹衝鋒（號聲）弟兄們，殺過去！把進攻我們的敵人趕出中國去！（大砲聲，飛機聲，殺敵的叫聲嘈雜的響着）

衆人 殺！殺！殺盡東洋強盜！

——幕——